

# The Quickstep

# 突進

496

*nohu*

第  
八  
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1932, 4, 15.

突進雜誌社編印

1932年4月15日



# 突進雜誌社緊要啓事

啓者本社爲便利營業起見，特委託「北平絨線胡同震東印書館」爲突進雜誌總代售處，經理本社通信訂閱，批發等一切事宜，俟後關於本社函件，請逕寄該館轉本社即可。所有以前「北京大學第二院號房轉」，「北京大學四齋號房轉」及「北平西京畿道藝術學院號房轉」等通訊及訂購處，一並取消此啓。

# 突 進

半 月 刊

## 第 八 期 目 錄

- 社會與文化之起源..... S. t. Mongan 著  
魯 濱 譯
- 失業問題的探討..... 華 生
- 革命進程中的淘汰與鍛鍊..... 病 痲
- 黨治問題..... 一 霖
- 蘇俄工業的組織..... CalWin Hoover 著  
介 西 譯
- 藝術與社會..... G. Valentine 著  
斐 思 春 譯

文學是天才的表現嗎？..... 洛 如  
 晨（獨幕劇）..... 此 君  
 介紹與批評..... 屏 羣

歡迎直接訂閱：三個月  
 五角五分，半年九角九  
 分。訂購處：北平絨線  
 胡同震東印書館

# 社會與文化之起源

S. t. Morgan 著

魯濱譯

『新社會科學祖始不僅發見了單純的人類史之發展法則，並且發見了一直到現在受意識階層所矇蔽的事實，即發見了衣，食，住是先於政治，科學，藝術及宗教等等，因此，生存物資之直接生產，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民族或時代之經濟發展的階段，形成了引導並闡明人們之國家機關，法律見解，藝術以及宗教概念的基礎。』（傅立德）

這幾句的說話，是表明歷史唯物主義之理解底本質。觀念論者與唯神論者，把人當作超越世界一切，對立世界一切

的東西；他們以爲只有人，才『握有』特殊力量——精神與理智，只有人，才是「萬物之首」「和宇宙之主」。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却是科學地研究人類，和科學地說明人在實際上的地位如何及人們所創造的文化底本質安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並不完全否認人是不同於其他的動物界，也不否認人們的生活條件和動物的生活條件之間存有深遠的鴻溝，以及沒有一種動物不屈服自然底力量（人亦經過這一階段）；然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並不以某一超然力和永存於人們中的某種特質來解釋這一切；它把人，當作自然的一部份及動物界中之一種；它的任務，是科學的說明，即以事實作起點，而解釋人怎樣超越了其他動物之上，怎樣能撐握自然底力量。在這種場導之下，歷史唯物主義底理論好像是英國偉大思想家，博物家達爾文學說的繼承者。達爾文，在其「物種原始」和「人類起源」兩書中，證明了生存於地上的所有動植物，是由於某種變易和發展的根本法則中產生的，人亦是根據這種場合，從其血親的動物中產生出來。

爲要證實這動物界的變易與發展的意義，達爾文在一方面，引用物種之人工變易的許多經驗，在別方面，研究得自英國畜牧家的紀錄，這紀錄是採用人擇（人工選擇）和動物混交的方法而改良物種之最精良的標本。達爾文自己所引用的經驗及得自畜牧家的證據，證實了他的假定，同時也證明了用最特殊的人擇的方法，與經混交的步驟，而經過幾代能產

出動物的殊特形態，這動物形態之相互差異，甚於某種動物同別種動物的區別。

在上述情形之下，達爾文得出這樣一結論，即這種的選擇過程同樣地發生於自然中，所不同者，祇是畜牧家及學者的經驗代以自然過程而已，所不同者，祇是天擇（自然選擇）代替了人擇的位置而已。但是以什麼去代替畜牧家或學者的計劃行爲和自覺意志呢？達爾文以「生存競爭」答覆了這一問題。動植物界的一切有機體，都爲生存而競爭，在競爭中，誰能適應環境的條件，誰就能繼續生存。且舉幾個例子。如果蒲公英停止了爲生存的競爭，在其發展中不能戰勝四周的外力，那末牠到第十代，將以其細毛遮蓋了全地球。俄國森林中的杜蘭，已發展至第三代。水點中的住民——三千萬微生物，其繁殖底速度，每二十分鐘是加倍增加。但這一切，在實際上不會發生，因爲在生存競爭的過程中會消滅大多數的有機體。所以，所謂生存競爭云云者，乃得出適者生存的結論。在生存競爭的過程中，有機體發生變異，有機體所獲得的新質亦乃鞏固，而依次遺傳下去；這樣，由于天擇促進了動植物界的發展，由于天擇，產生了新的及新的形態。同時這一天擇過程，從動物中，確切點說，從猿類中脫化出來了一種人的形態，此在科學上名之曰 *homo Sapiens*。

當達爾文「人類起源」的出世之際，科學尙缺乏可靠的

證據，以證確這一學說。但在現在，基於開掘之上，建築在發見原始人遺骸的基礎上的古生物學（探究原始人的科學）的證據，以及比較解剖學（研究各種動物體結構的異點與差點的科學）的證據，却完完全全證實了這一理論。

一八五六年，裘帥多夫清除娘登德石灰山（在德國普魯士的萊茵省）的洞穴之際，工人等居然找得了人的遺骸。這遺骸的頭骨，要比現代人的要闊，要長，要平；眼窠上部向外突出，形如猿猴的腦蓋。有些學者，謂這個遺骸是屬於現代人的遠祖的。一八八七年，在比利市的那沒有附近的斯蒲的洞穴中，發掘了二部份的骨骸，其頭骨很像在娘登德所找得的一樣。一八九一年，瓜哇島上所發見的遺骸，雖與娘登德的有些不同，但却是同人和猿猴一樣；屬於這類骨體的動物，曾稱之爲「猿類人」。一九〇一和一九〇二年，克拉桑地方（西歐的東南部）亦發掘了類似娘登德的幾個頭骨。最後，一九〇七年，在德國黑達柏附近所發見的顎骨，很與大猩猩的顎骨相近，但牙齒同人的牙齒構造一樣。

我們所指出的雖只是偉大的開掘的結果。但這些證據適足以表明人類的猿猴形祖先的根本的特徵。

由於這些的發見及關於人類起源的達爾文學說，致學者們之間燃燒了熱烈的爭論。有些學者，企圖「科學發展」的各方面，不同聖經中所說的「人類創造」相矛盾；他們苦心探求研究而得到反對達爾文理論的論證（？）。他們說；人是



兩手的動物，而猿猴乃有四手，猿猴後腦下部沒有柱肉，腦的波紋亦少，其重量亦較人的要輕……。這一切的駁論，很容易為以真理為首要的這一派學者所打倒。這派學者，認為不僅是猿猴的足，並且是人的足亦可作為捕捉的器官：日本人及安南人就是有這樣的特質，而小孩足掌之柔軟，幾乎同猿猴的可以比擬。再，猿類之一的無尾長臂猴（Gibbon），在其大腦下半部也同人一樣地生有柱肉。人形猿的腦波紋同人相近的成份，要甚於同別種的猿猴。最後，如果人腦的平均重量，假定為一〇〇〇克蘭姆，猴腦的重量為不到六〇〇克蘭姆，但特殊人的腦往往重到二〇〇〇克蘭姆，那末人們間的腦量的區別，要甚於人與猴之間的腦量的差異。

由於上述，可顯然人乃動物之一，類似其他一切的動物；亦可瞭然人是在生存競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目下當前的問題乃是：人為什麼能超越其他動物，為什麼能統治自然。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學者們不僅借助了比較解剖學和人類古生物學的論證，並且還採用了關於現代的文化落後民族的人種誌和人種學的論據；這現代的文化落後的民族，其發展的程度雖比原始人高得多，但仍保有充分的原始文化的特徵，則是不可非難的一件事。除人種誌和人種學的論據之外，對這一問題解決的助力，還有動物心理學及比較心理學的論據。

關於這個問題，現代科學已抽得基本的結論，試把其要點引述如下：

一，人同別的有機體一樣，是消極地適應環境。生長在稠密森林中的松樹，欲吸取慈愛的太陽，不得不直線式伸展其幹莖，小枝緊抱其幹莖；生存在沙漠上的植物，因為少受潮濕，所以其發展遲緩，枝葉不多；曾經是陸地哺乳動物的海狗，當其獲得特性之際，須在水中生活；潛水夫在水中的能力，當然要強於常人；農夫或船夫，其對於風雨冷熱的忍耐力，是大大地倍於市民。這所舉的事實，是環境並不變動，而只是有機體去適應環境，而變易其生理上的特性；此即所謂消極適應。

二，人同有幾種動物一樣，是積極地適應環境。蟻能築蟻塚，蜂會造蜂房，燕子能築巢，海狸會建堤；同樣，人為要避熱禦寒而製衣服，造房子，水中用船，陸上用車，空中用飛機，黑夜用電燈。有機體變更其週圍環境，使環境適應於自己，就是積極適應。

三，人同有幾種具有高度機構的動物一樣，能利用工具而行生存的競爭。象能以枝幹打拂蒼蠅，猿猴會用石去擊打樹上的胡桃，或用菓實向仇敵擲投，原始人在其爭鬥中，亦會用石使棒——牠們利用從自然中所覓得的工具，而補充自己的天生的器官。

四，如果所有的有機體都能消極適應，如果積極適應不

僅是人並且還有許多動物，如果不僅是人並且還有些具有高度機構的動物亦能使用現成的工具，那末，在此地當找不到人能駕凌其他自然而上之的原因。但是人還具有某一能力，此為動物界全體所沒有者，即人，即祇有人能準備工具。此之所以現代科學稱人為製造工具的動物。

五，但是以什麼去解釋人能準備工具的事實呢？不用說，人要準備工具，必首先具有特別發達，活潑而柔軟的手。當我們遠祖還是一爬爪動物之際，其雙手的活動機能，已比其雙足為靈敏迅捷。但，須知只以發達的手的現實去說明人能製造工具一事實，還是不足的。現在的有幾種猿猴，在樹上築巢之時能利用牠自己的手掌，猿猴的手，在剖解上很像人的手。可是沒有一猿猴的手能準備什麼的工具。因此，問題尚不限於手的構造，除此以外，一定還有一些別的什麼。問題的解決，在於人怎樣利用自己的手，即人怎樣利用自己的手在勞動過程中而勞動。什麼是勞動呢？

要知道什麼是勞動，試看下述的勞動定義：

『勞動，首要的乃是完成人與自然間的歷程，在歷程中，人以自己的活動而條件，調節和管理自己與自然間的物質交換。……為增進自己的生活而去獲得自然的物質，人就運動屬於自身的手足頭指的天生力量。人經過這種運動，而去影響自然和改變自然，同時亦改變其自己的性質。他發展自己的權力，以征服自然的力量。我們在此地暫不考察最

初的動物式的原始的勞動形態……。我們對於構成人類私有財產的勞動形態，且作一考察。蛛腳所執行的動作，很像紡織匠的動作，蜜蜂建造自己的蜂房，對於有些建築家却是一種恥辱。但是最壞建築家同最好蜜蜂的區別地方，在於這建築家在以蜜臘製盒之先，頭腦中已造成了這盒子。由勞動過程的終結得到結果，這結果在這過程之先已有了理想，即這結果早就存在於勞動者的概念之中。勞動者不僅改變某一的自然形態，同時還實現其有覺悟底目的於這一自然裏面。有覺悟底目的，猶決定勞動者的行為性質與方法的法則，這法則是勞動者的意志所應當服從的』。

在這一定義之中，須特別注意幾點：勞動乃是完成人與自然間的過程。這定義並沒考察人類勞動過程的特性。它區分了『動物式的原始的勞動形態』（包括能影響自然的動物）與『構成人類私有財產的勞動形態』。在這一勞動中，人實現『其有覺悟底目的』。人的勞動，是代表其有目的底及有計劃底活動。目的性及計劃性乃是人類勞動的根本特徵。試舉幾個動物心理學上的例子，以闡明這意義。我們一考察築堤時的海狸的行為，牠那動作的伶俐使我們驚訝。但如果把剛生下來的海狸，使離開其母親而喂以人奶，把牠關在一隔絕自然環境及其同類的石上的木籠內，把木籠之內裝以草枝沙土，那末經過一定的生活時期，這海狸就會在木籠中築起牠絕不需要的堤防。這種之無意義的行為，好像是講而不

管學生不上課，於一定鐘點走入講堂，祇因為在這點鐘他習慣要演講的原故，於是就在空無一人的房子內宣講起來一樣。海狸之這種的本能的行爲，在自然情形下爲有意義，而在上述的人爲的場合中却完全喪失了其意義。牠沒有行爲底目的，牠祇是盲目的動作。再，某一學者，把土蜂作了下列的試驗。土蜂等建造房蓋，當其進行到一定的工程之際，這學者破壞了房蓋下的一部份牆壁。如果土蜂等底行爲是有目的底話，那末牠們在繼續建築房蓋之先，須應恢復那已被破壞的牆壁。可是牠們不那樣作去，牠們在房蓋未動搖未倒坍之前，還繼續其房蓋的建造。

由此看來，人類勞動底特性，在於其有目的性，在於其有計劃性。傅立德說，『如果動物表現堅決地去影響自然環境，那末這在其本身並無任何底目的，祇是某一偶然的配合而已。人們離開動物愈遠，則其作用於自然的過程所含有的考謀性與計劃性愈多，愈是向着已決定的，已發見的行爲底目的方面作去，』目的地行爲，其意義就是支配其當前的某一目的，換句話說，就是推斷其行爲之願望的與必然的結果。可是只根據某一現象而能預測別一現象，勢必要認識這些現象間的關聯；這種預測，具有極高度發展的頭腦才能做到。但什麼促進了人類頭腦的發達呢？傅立德這樣答覆了這一問題：『我們的遠祖——猿猴，……乃是社會的動物；所以絕不能從非社會的而近於遠祖的動物中產生人類底起源，因

爲人的社會性比任何的動物都要大。跟着手和勞動的發展，人開始去統治自然，並由每一的新進步而擴大了他的眼界。對於自然物，他經常地發見了新穎的而過去所不會瞭然的特質。同時，勞動底發展必然地促進社會人員的密切團結，因爲由於這一團結便有更多的互助機會與共同活動，並因此使每一人員皆得其利。簡單說來，組織了的人們，覺得互助是一種必需。必需還創造了器官：由于嗓子的漸次增強，使徐緩地改進了猿猴的不發達的喉管，並使牠的口舌能連續地發出一清晰的聲音』。……『開始是勞動，進而是勞動及清晰的語言表現爲主要的動力，猴的腦子在這種動力影響之下，漸漸有變成人的腦子底可能，人的腦子，在結構基礎上要比猴腦偉大而完善。跟着腦子而發展的，則是感官的發展。腦和附屬於腦的感覺之發展底反響，對於勞動和語言的判斷力及抽象力漸漸獲得了明瞭的認識，並給與此兩者向前發展的新動力。……

人類社會從爬爪動物的猿猴羣中脫化出來之先，已過去了幾十萬年——在歷史上，土地對於人類生活的意義，不比時間爲重大。但無論如何，這社會終于出現了。然人類社會同猿猴羣的不同的特點究竟何在呢？在於勞動呵！』。

所以，人類腦子底發展，是限於勞動底發展，清晰語言底發展及社會底發展。然清晰語言底出現，概是爲社會現實所規定，而人類社會的出現，又爲勞動發展所規定。因此，

歸根結底，皆屬於作為人類文化發展基礎的勞動。在開始，勞動——『本能的，動物形的勞動形態』——給與社會發展，清晰言語發展以及頭腦發展以推動，然而後，『腦及附屬於腦的感覺發展底反響，漸漸地使認識明瞭起來，使可判斷勞動和言語，使能抽象勞動和語言』，而促進了高度新勞動形態底發生，促進了『構成人類私有財產』底勞動形態底產生，這一的勞動形態，『只是在能製造工具場合下才開始的』，所以稱人爲「製造工具」的動物。我們知道，人類的勞動形態表現爲有目的底，有計劃底活動。如果其他動物亦具有利用工具底特性，那末工具底製造，想像底預測，以及計劃地，目的地行爲，只是人所具有的了。人類勞動形態和人的工具製造，乃兩者并重，此無彼或彼缺此，則都不能出現於人世。

這樣，我們找到了什麼橫臥在全人類的文化基礎上底問題的答案。這答案顯明地說是勞動。『勞動，乃人類生存的首要的根本條件』，『勞動創造了真正的人』。而人創造了社會勞動。『勞動，祇有具有社會勞動底性質，換句話說，祇有在社會中所完成的或經過社會的勞動，才能成爲財富和文化的源泉。這是不可置疑的事實，因爲個人勞動雖亦能生產使用價值，但在任何的場合之下，決不能生產財富，決不能生產文化。』這樣，在人同自然爭鬥的物質過程中，在勞動的物質過程中，我們找得了社會與文化起源之整個的基礎

○經過勞動的物質過程，而確立人類社會，人類文化與自然間的關聯，確定「社會人」與「自然人」之間的聯繫。勞動的物質過程，乃是『社會人從自然人(半人半猴的)』中發展出來的出發點，同時，亦乃社會發展與文化發展的出發點。



# 失業問題的探討

華 生

戰後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採用生產合理化的結果，生產量激增，勞動力的消費却相反的銳減了下去，使大批的勞動者，從各種產業部門脫離了出來，而形成慢性失業之急速的發展。到一九二九年後季週期的經濟恐慌的信號暴發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企業家更受了商品銷路滯塞，利潤率暴跌的脅迫，不得不縮小企業或停止生產，結果使多數的勞動者失掉了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機會，而暴發了所謂急性的失業。週期的經濟恐慌不停留于某一階段的向前展開，急性的失業也隨着創造它的母親闊步的邁向前去，並且相對的推動着

經濟恐慌日趨于惡化，這樣失業的勞動者爲了使自己重新參加產業部門，繼續換到生活費——工資，以免于凍餓而死，或流爲乞丐，固然不能不迫切的要求解決此失業所給與自己的悲運；而資方爲了解決此經濟恐慌之威脅，與失業大眾爲了要求繼續生活所給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部分的騷擾，也不得不求解決失業問題之方策，因此失業問題就成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的重要問題，可以說失業問題是在布爾喬亞的社會政策的議事日程的第一項。

那麼，失業問題究竟怎麼解決呢？我們要答覆這個問題，就必需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失業現象中尋找出它——失業——發生的原因與基礎，和它對於布爾喬亞與普洛列塔利亞的關係以及它必然的前途，這樣，也祇有這樣纔能窺見失業問題之真實的內容和它發展的過程以及正確的解決路線，否則，藥不對症，不是所用的方策與失業問題之解決毫無裨益，就是走入相反的前途，更造成失業問題之日加惡化。本篇的目的就是想抽象的從理論方面把失業問題作一個概括的探討，或者對於失業問題的解決有相當的貢獻。

### 一。失業的定義和範疇

我們要探討失業問題發生的原因，首先須了解什麼叫作失業？失業的範疇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有人以爲凡是因爲懶惰而自動離開生產部門的人，就是失業的定義和範疇，這種說法是非常謊謬無稽的，我們知道擁有百萬的富

翁，以及他們的子子孫孫和姨太太之類，都是不勞而食的，然而誰能說他們是失業呢？成千成萬的勞苦大眾，經常的站在勞動力的市場上，等待着，企望着，要求着，吶喊着出賣其勞動力，重新參加生產部門，更誰能說他們不是失業者呢？較為進一步的說法，是以爲有工作能力而脫離開生產部門的人就叫作失業；但是仍然沒有達到完全恰當的地步。我們知道在自給自足的經濟時代，每逢冬季，一切自由農，奴隸以及農奴，都要離開田園而行暫時的休息，雖然他們尚保有勞動能力，然而還能說他們是失業嗎？更在社會主義時代、因爲季候關係而停止勞動的社會成員，也沒有任何人能夠稱他們爲失業的，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就不同了，農村裏的僱農，每到冬季，因爲田園的工作完畢，常被僱主解僱。這被僱主解僱的僱農，又誰有權力來否認他是失業了呢？這種定義未到恰當處的理由是很明顯了，讀者一定要根據上面的論證以爲把上面的第二個定義改爲『有工作能力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叫做失業』就找到問題的正確答案了，是的，據新術語詞典的編者的意見就是認爲：『凡有工作能力并願工作的人不能找到工作，就叫作失業』，這個定義對不對呢？自然新術語詞典的編者要以上面的兩例子來答辯，以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者的季候休息和自給自足經濟時代的停止工作是自然條件所決定，並非因爲社會經濟之限制願意工作而不可能，所以不能稱爲失業，反之加以『願做工作而不可能

』的條件而作為失業之定義與範疇則正確而妥當了，其實我們再略一深究就知道這種理由同樣是不充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女工，當分娩期間，因不能勞作而被廠主辭退，這雖然是由自然生理條件所驅使，也不能不說她是臨時的失業，在古代羅馬大貴族為了造成奴隸經濟，使一切土地歸為己有，把許多自由農從他們自己的土地上驅逐了出去，這種被逐驅的自由農雖然想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同樣因為社會經濟——奴隸經濟——所限制而不可能，然而因為他們是土地所有者，而非勞力所有者，他們所失掉的是他們的土地，並非勞動力的出賣機會，因此，他們僅能稱為失地的流浪人，而不能叫做失業者。由此，證明這個定義也是不充分了，那麼究竟什麼是失業的定義和範疇呢？我們撮要的說：失業不是發生在任何時代的，它祇是一個『歷史的範疇』，是隨着工錢勞動的發生而出現的，同樣的要伴着工錢勞動的死亡而潰滅，失業的意義，是工錢勞動者因為社會經濟——交換經濟——命定的自然的制限，而永遠的或暫時的被停止勞動力的出賣，這種停止的現象，就是失業狀態。

## 二．失業之種類

因社會經濟制限而被停止的勞動力出賣的形態——失業的種類——是否是完全一樣的呢？這是要知道失業之內容，必須解答的問題。勞動力因為被社會經濟制限而停止出賣的形式不同，所以形成了失業種類之差異，被停止的形式是緩

慢的，失業的表現就是慢性的漸漸的，叫做慢性失業；否則被停止的形式是急巨的突如其來的，其失業的狀態就是急性的驟然的，而曰急性失業；假設這種停止出賣是永遠的繼續下去，這種失業就叫做永久的失業；假設停止出賣的時間是有限止的，在某種時間以後，仍然可以繼續其勞力的出賣行為，重新回到生產部門，這種失業就叫做暫時的失業。除此以外，停止勞力出賣的時間還有以季候來表現的，就叫作季候的失業。其停止的形式所以不同的原因，是由于社會經濟的內在的因素之差異，我們要想理解它——失業——的種類不同的來源，祇有解剖社會經濟的內在的因素之差異。

### 三．失業發之原因

失業是一個歷史範疇，是隨着工錢勞動的產生而出現的，這話對於理解失業發生之原因是非常需要的。我們知道在工錢勞動未發生以前的奴隸勞動，農奴勞動及手工業勞動時期，是沒有所謂失業問題的，因為奴隸與農奴的身體自由，完全為貴族與領主所有，他們和貴族與領主的財貨沒有兩樣，貴族與領主為了享受他們的財貨——奴隸與農奴——所提供給他們的使用價值，則不得不給他們找到相當的工作，同樣的貴族與領主為了使他們的財貨不至于損失，而失掉了他們——奴隸與農奴——的使用價值更不得不設法維持他們的生活，為主人効力的牛馬，他們是無所謂失業的。至于手工業者做個白己擁有白己的生產工具，勞動而不完全由個白己

己去決定，除非病死與殘廢，失掉了工作能力，更沒有失掉職業之可能，其它如在原始共產社會及將來的更高級的社會裡，一切個人的勞動都是爲了整個的社會，而一切生產工具又皆爲生產者所有，這時和手工業者一樣，自然也無所謂失業之存在，但是一到了工錢勞動時代，情形就不同了，這時生產者的身體是完全自由的，他們不會爲任何僱主所有，因此他們則不能如奴隸與農奴一樣的受到僱主的分配工作與保養生活，在任何的時候，同時他們——工錢勞動者又沒有和手工業者及共社社員與更高級的社會成員一樣握有生產工具，要想離開僱主，停止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于資本家而從事生產，簡直是不翼而飛的幻想，決沒有實現的可能，如此，工錢勞動者一旦被僱主解僱，勞動力的出賣被停止，則必然的走入生活來源斷絕，想做工作而不可能的失業狀態，這就是發生失業問題的一種最大的原因。但是祇是這一種原因還是不夠的，必需有商品生產的生產關係，失業的發生纔有可能，假如這時生產是爲了自己或整個社會的生產，那麼，究竟應當生產多少？以及需要消費多少人的社會必需勞動量？此勞動量應當以如何的比例來分配于各個生產部門的問題，是一點也不會成爲問題的，因爲這種生產既是爲自己或社會的消費，自然在生產前個人或社會有一個統一的整個的計劃，這樣，則決不會發生勞動力的過剩——失業之產生，反過來看，假設這時的生產是爲了市場上的需要與利潤的追求，那

麼，從事生產的資本家對於應當生產多少的問題既是茫然不知，則必然的多多益善的拚命生產，希冀得到更多的利潤；同時，這種商品生產既不是爲了消費者的消費，而是爲了從業家的利潤；那麼，這種生產雖然因爲了技術的進步與合理化（資本主義社會的產業合理化）的實行而生產量突飛猛進的激增及至超過了消費的需要時，企業家也不會爲了改善全社會生活而減少工作時間與強度，相反的，却是爲了商品過剩所引起的銷路滯塞，利潤率降低所給與自己的損失轉嫁給勞動者，一方絕對的榨取勞動者的剩餘勞動——減少工資，增加工時及加強勞動強度——而減少勞動力的消費，一方更縮小企業或停止生產，而使多量的勞動力荒廢起來，驅使大批的勞動者停止勞動力的出賣而走入飢饉的失業狀態，更惡化了勞動者的生活，以上兩點，工錢勞動與商品生產，就是失業問題發生之總的原因。

我們既經了解了失業問題發生之總的原因，那麼讀者一定接着要問：「產生慢性失業，急性失業，永久失業，暫時失業和季候失業之各別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爲了答覆這個問題的方便起見，分着來說明他們各個失業的種類發生的原因：

甲．慢性失業：慢性失業發生的原因，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週期的經濟恐慌，更非由于季候的驅迫，乃是由于大機器的採用和新的管理方法的實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商業資本

由競爭，企業家要想免于被其他與自己敵對的競爭者所壓倒，並起而征服了敵對的競爭者，祇有使自己的商品在市場上比對敵的競爭者的商品價廉而物美，纔有可能，實現價廉物美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減少這種商品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的消費低到敵對者的商品生產的社會必需勞動量的消費以下，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改良固定資本——使用更新的機器，因此一切企業家沒有一個不是競爭着採用更新的機器；新的機器採用的結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需勞動量必然的減少，毫無疑義的勞動力的需要也必然的相對的降低下去，而形成少數勞動者的失業，這種勞動者隨着大機器慢慢的進步，而調協的漸漸的從生產部門中被新式的機器驅逐出來的失業就是慢性失業暴發原因之一。到了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期，獨佔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企業家爲了擴大他們利潤的生產，却相對的阻礙新式的大機器的採用，而以產業合理化的方法節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消費，其節約可變資本的方法，就是減少工資，增加工時與加強勞動強度，但增加工時與加強勞動強度的結果，則必然的把一部分的勞動者從工廠裡趕到勞動力市場上的產業預備軍中，這是慢性失業發生之第二種原因。在第一種原因之下發生的慢性失業是在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道途上所不能避免的現象，在後者的原因之下發生的慢性失業是資本主義臨死垂亡的時代必然的帶來的結果。

乙. 急性失業：急性失業的發生是伴着資本主義之「歷



史範疇』的週期經濟恐慌而來的，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既非以資本家的消費為準繩，更非以全社會的『需要』為定則，而是以市場價格的高低為首是瞻。當某種商品價格騰貴，能以生產過程中取得多量的利潤時期，一切為利潤而追逐的企業家，則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拼命的競爭着多量的生產，此是舊企業擴大，新企業蜂擁而起，但盲目的進行生產到某種程度，生產過剩及市場狹隘則必然的暴發；同時更因商品生產的關係，把一切生產部門都緊密的連在一起而形成與整個消費部門的對立；因此，某種生產部門的興隆，必然的影響到其他有關連的生產部門的向上的發展。反之，某種生產部門發生了所謂生產過剩，一樣的要影響到其他生產部門銷路的滯塞。當整個生產部門發生了商品過剩，市場狹隘的時候，價格暴落，利潤率降低——甚或完全得不到利潤以至虧本，這就是經濟恐慌的到來。此時企業家要想保障價格不至繼續下跌，而向上轉移，祇有縮小或停止生產，這樣，必然的急激的使大批的勞動者離開生產部門，停止勞動力的出賣而走入失業的狀態，這就是急性失業暴發的原因，急性失業的發生，常常又變成了經濟恐慌加深的一種因素。

丙。永久失業與暫時失業：在慢性失業中的失業者，假設自由競爭與獨佔不會相反的進行的話，要想重新回到產業軍中去，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慢性的失業大半帶有永久性，而為造成永久失業的最主要的原因，急性失業中的失業者

就不同了，假設當急性失業暴發的時候，如果還不是資本主義的死亡期，那麼，經濟恐慌必然的又轉為暫時的穩定，結果，急性失業中的失業者，應了舊企業的恢復與新企業成立的招募，大部分的可以重新參加到生產部門中去，由此，可說急性失業是暫時失業的一種，除此以外，季候失業也是暫時失業的一種，因為凡帶有季候性的失業，那麼，它同樣的是按着季候而復業，這是一點疑義也沒有的。

丁，季候失業：季候失業的原因，大多是因為自然環境的關係，譬如在農村中，當冬季的時候，一切農業生產由於氣候的關係都要停止，這時農業企業家為了保障他們的資本不至浪費，必然的解僱一切僱農，雖然這些僱農到來年春季還可復業，然而在這整個的冬季不得不暫時忍受着這個季候的失業。

#### 四。失業與資本主義社會各集團之關係

我們在上面關於失業的定義範疇和它發生的原因中，洞悉了失業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不能避免與不能解決的矛盾，它——失業——跟着資本主義車輪的向前旋轉而膨脹起來，形成了資本主義走向墓墳的催命鬼。那麼，它——失業——提供給勞動者與資本家的是些什麼呢？這也是我們應當探討的。現在我們就來接着開始探討：

失業所提供給資本家的有兩點是最值得我們探討的：第一，失業的存在，就是勞動力的供給超過于需求的表現，我

們在政治經濟學上知道，供給超過于需求的時候，其價格必然跌落于其價值以下，勞動力這個商品和其它商品一樣，其價格——工資——之變動是受着供求律所左右的，因此，產業預備軍——失業者羣的存在，必然的使勞動力的價格低于它的價值以下，這樣，在勞動力的市場上，資本家就佔着了絕對的優勢，他們可以以廉價的工資僱得價值較大的勞動力，其產業預備軍——尤其是慢性的永久的失業者羣的經常的存在為資本家減低勞動者的工資的唯一的必要條件。既是如此，資本家應當歡迎失業者羣的增多，為什麼實際上他們也來救濟失業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事實上是這樣的：失業者羣增加到過多的時候——尤其是急性的暫時的失業者羣的激增，必然的影響到勞動者的購買力之銳減，同時我們在上面已經知道急性的失業之發生是由商品過剩而來的，這樣，一方是商品過剩，一方是購買力銳減，必然的使經濟恐慌更加深化，資本家要想挽回經濟的恐慌的發展，除了限制生產外，祇有想法使失業者恢復其購買力，這就是他——資本家一方願意慢性失業之存在，一方更不得不設法防止急性失業之暴發的關鍵，所以形成了資本家祇是消極的防止急性失業之發生，而不能積極的澈底的消滅產生失業之因苗的矛盾行為。

失業所提供給勞動者的，除了痛苦與損失外，是一點利益也不能得到的，第一，它和前面完全相反，失業者羣的存

在，必然的減低了自己勞動力的價格，不得不過着非常惡劣的地獄生活，第二，在工錢勞動的社會裡，勞動者是空無所有的人，他們的生活完完全全的是依靠着出賣勞動力所得來的工資，假設一旦失業，生活來源斷絕，他們不但不得降低他們那牛馬似的生活以至更低的地步，甚或不得不遭受變為乞丐與餓鬼的命運，如此，他們又如何不憎恨失業之發生呢？所以他們不但是要消極的防止任何失業的發生，而且焦心積慮的渴望着根本把失業發生之原因剷除淨盡。

### 五 失業問題的消滅

但是失業是否是永遠的存在於人類社會上呢？它將是如何的消滅呢？這是我們探討失業問題的末後，必然要解答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了，失業祇是一個歷史的範疇，現在自然沒有再重述的必要。關於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有人以為用許多的救濟的辦法，則可以使失業問題得到根本之解決，如實行失業保險制度，國際介紹所，建設道路或公共建築以及移民政策等等，但由近代的歷史告訴我們，這種的辦法除了可以暫時的防止失業之發展外，與失業發生之根源的剷除一點裨益也沒有，甚至得出相反的結果，使失業的增加更趨于惡化。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失業是建築在工錢勞動與商品生產的基礎之上，因此，失業問題之根本的消滅，而是工錢勞動與商品生產之消滅。

# 革命進程中的淘汰與鍛鍊

病 癥

## 一 革命的意義

革命不是單純的統治者變更。由這一個社會形式向另一個社會形式的突變，才是革命。

自從經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以來，雖然這艱苦繁重的事業，由於資產者的背叛，小資產者的動搖，陷於即將幻滅的慘境；然而四年多的潛伏暗流，現在又暴發為高潮了。這一方面的事實暫且按下不提，只說「革命」兩個字，一般羣衆的確有了很普遍的了解。雖然意識仍是模糊

的。但很清楚的接受了「革命是爲勞苦羣衆謀利益的」！「只有革命才能解除一切痛苦和壓迫」！兩個口號。在反動勢力的方面，幾年前尙敢把「革命」認爲「犯法的暴動」，謚之爲「大逆不道」。現在，不但不敢公開的用言論攻擊，而且用巧妙投機的手段，自己也帶上一個「革命」的高冠。

於是革命便成了最摩登的頭銜。不只你罵他爲「反革命」他不肯接受，就是你說他「不革命」他都會青了脖頸紅着臉皮，同你爭論；一切，都要擺出他是個十足的革命者！

雖說這是極無恥極可憐可恨的現狀，但在另一面，正表示着革命的勝利，已成了反動的統治勢力莫可奈何的事實！它們的唯一法門，只是投機！假冒！

唯心論者，觀念論者，二元論者，的革命論，業經歷史的進展，慘敗沒落；物觀辯證的革命，一天一天的開展，所以革命的理論基礎的奠定，已是既成事實，而目前所應急於挽救的，便是殘存在羣衆心底的傳統的錯誤觀念：他們只認識人，只認識朝代，只認識政治，只認識統治權，所以他們崇拜英雄，希望有人「取而代之」般的換了眼前的「時代暴君」；希望結束了這一朝，而改換個再來的天子聖明，只企圖從政治方面的革新，和統治權的轉移，忽略了整個社會，和政治制度，社會基礎，經濟結構，所以往往被人欺騙，受人利用，使多數人流的血，換取的只是幾個首領的功名利祿！大衆的白骨所建築起來的只是野心家的黃金寶座！

痛苦和壓迫的解除，羣衆利益的獲得，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事實不是很清晰的擺列在我們眼前嗎？！

經了這一個教訓以後，羣衆第一期所表現的必然是失望，悲觀，第二期所表現的必然是怨怒，興奮，第三期必然的是更提起精神來，抽取了經驗的教訓，再開一個革命的紀元，這時期，便是革命高潮的重新陸漲，這，更是這短短的幾年中親眼見到，和親身嘗受的！

革命不是天上掉下來或地上生長起的，也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是一個英雄或若干好漢所硬造的，而是某種社會制度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當它要發生的時候，任何的大力不能阻止，當它的客觀條件沒有成熟的時候，任何的枉勞都是白費，所以嚴格的說，不僅人的更易與朝代的改換不是革命，如中國的唐宋元明以至於清。就是政治型態的翻新，與統治權的轉移，也只是進化，而不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某種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所孕育新的的社會結構的完成。雖然這種新的結構仍不免孕育存有新的內在矛盾。然而『它』，的確是結束了某種社會而更轉進一個新的社會來，這個新的社會，執掌統治權的，必然是新興的勢力，所以我們說：

革命不是單純的統治者的變更，由這一個社會形式，向另一個社會形式的突變，才是革命。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

命，是封建商業王國，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樞機，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是封建資本帝制，轉變為社會主義過渡形式的過程，社會結構，在革命之中有急劇的變更。一六四八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不復是英國和法國的革命，而是歐洲的革命，他們不復是特定階級，向舊政治秩序的勝利，它們是新歐政治社會秩序的宣布，在其中，資產階級是勝利了，但它的勝利在當時是一種新社會制度的勝利，是資本家財產向封建財產的勝利，是民族主義向部落主義的勝利，是競爭向行會的勝利，是均分對長子繼承的勝利，是土地所有者向土地對其所有者的支配之勝利，是勤勉者向游惰貴族的勝利，是資產階級，向中世特權的勝利。所以法國革命著者馬迪野氏於其作品的開端便指出：

「嚴正意義的革命，不止於政治形式，及統治者的變更，並且變更制度，從一級級轉移財產於另一階級。

在這個意義上，一切革命都是政治革命，而自財產之變更來說，一切革命都是社會革命！

二， 我們為什麼革命？

歷史是自然而且必然的隨着辯證法則進展。由於科學的指示使無意識的形成底歷史，轉化向有意識的去創造歷史，我們之所以革命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要隨着辯證的自然法則，有意識的去創造歷史。

x            x            x            x



本來，社會結構的所以形成，一方有社會生產，一方有與之相應而成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是一種有惰性的東西，是怠惰變化的，等到生產力逐漸增長，原來相應之社會制度，不但越來越與之不相應，反而越來越變成窒礙，於是雙方的矛盾抵牾，逐漸增加，等到這種矛盾抵牾，增加到某種數目，也就是社會生產力增長到某種數目，於是舊有的社會制度，必然的不得不破裂；同時在那逐漸增長的生產力下，養成一種新社會力量，便自然而然的把一種在舊的社會制度中孕育了的新社會制度揭發出來，而一種新社會結構，遂得逐漸形成。這就是上面我所說的革命，在這種意義下，顯然革命只是歷史進化上的必然的，不能如之何的自然現象，我們之所以革命，便是要在這自然的現象，加以有意識的人功的鞭策。加速的由「反」否定「正」而產「合」的新高級形態。

但是爲什麼有的人革命，有的人不僅不革命，反而嚴重的反革命，破壞革命，而作了革命的對象呢？這沒有別的，就是因爲他們是依附了舊社會制度而生存的，他們爲了自己的生存，浪費，奢糜，榮耀，必然的要拚命的維護舊社會制度的存在，雖然他們明知道這是無用。帝國主義者分明知道自己所培養的武裝士兵，必有一日反轉槍口對他們射擊，然而它們爲了殖民地的鎮壓，市場的獨佔，必然殫精竭慮的擴張軍備。資本家明知道愈行產業合理化，必然增加大量的工人失業，失業群衆愈增加，愈發危及資本主義的存在，然而

，它們，到底仍是莫可奈何的製造失業者。雖然混身業已發抖，而對工人的剝削却愈發殘毒，這一切事實，不但它們本身莫可奈何，而我們也不應有什麼憐惜顧忌，因為歷史的必然的運命，正是如此！

所以一個革命者，它本身必然是被壓迫者，它所隸屬的階級，必然是被壓迫階級。壓迫階級，統治者，絕對不會革命，希望它們革命，或者只希望它們和善些，慈悲些，那都是癡人的夢想！這不是它們個人的事，這是附庸於整個舊社會制度的人們共同的事！[物的環境決定着人的意識]是一些沒有錯的！

在積極方面說，我們確切認定我們之所以革命，便是被物的環境決定了的。

在消極方面，我們絕對否認革命的出發點是什麼心靈，是什麼悲天憫人的同情心，只有欺騙羣衆的人，才會拿那一種玄妙荒謬的話來麻醉羣衆，矇蔽羣衆，不信，請看我們的例證，

在這種人吃人的社會制度下，一般「慈善家」(!)應該是值得特別敬重的了，然而世上偏淨是「慈善起家」的！農村的土豪劣紳每當歲終月盡。天寒地凍的時候，常有施飯捨糧的「佈施」，表面上看來，真是「大慈大悲」，「萬家生佛」，實際上他所拿出來的祇是它從「佃租」，「高利貸」，賄賂，掠奪，詐取，的千萬分之一，然而，他是慈善家了！中國去年水災達十六省，美帝國主義者雖然拿小麥當過燃

料，拿小麥拋過太平洋，但對中國飢餓羣衆的賑糧，却非高抬價格不可！所以，資本家的慈善，只是對羣衆的欺騙，麻醉與矇蔽，藉以緩和羣衆憤怒飢餓的感情，資本家所玩的什麼失業保險，失業救濟的把戲，軍閥所發起的什麼賑災濟苦等運動，其目的，是異曲同工的！寫到這裡，想起歷史上一段馮諼客孟嘗君的故事來！

馮諼爲要在他的主子孟嘗君面前立功，所以請纓於孟嘗君收債於薛，但馮諼到的時候並不收債，而假稱孟嘗君之命，焚債券，不索債，馳見孟嘗君，孟嘗君當時不瞭解馮諼的意思，直等到朝廷用「不敢以先君之臣爲臣」被逐放到薛地的時候，薛人扶老借幼，羣呼歡迎的時候，他才領略到馮諼的本領。

這一段故事純粹是馮諼完成了欺騙羣衆的作用，等到這個故事結尾，才使人明白馮諼葫蘆裏是什麼藥，原來孟嘗君既是要用高利貸剝削薛人，馮諼却是用狡計賺得人民的愛戴，好爲孟嘗君完成其「三窟」的計劃。現在資本家所以有時拿些假慈悲辦些救死撫傷的事，用大批金錢顧用些代言的辯護人，都是爲完成欺矇羣衆的工作，希望這樣的人革命，豈止是夢，簡直正中它們的詭計！

歸結起來，我們反對唯心的革命論者。充其量的往好的方面說，唯心論的革命者，只是一種英雄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嚴格的說，它們的出發點和所發生的結果，必然是有意

無意的代替統治者，壓迫者，辯護，麻醉革命羣衆，欺騙革命羣衆，緩和革命羣衆的革命怒燄！而我們之所以革命，却是被物質壓榨下的生命的擴大，生活的強烈要求！

### 三，革命進程中的必然淘汰

社會生產力受了經濟制度的阻礙，則因為生產力停頓或衰落而懷抱革命要求的民衆，便起革命。革命發生以後，革命運動，為這種民衆所推進。革命民衆推進革命的形勢與路程，是依革命民衆的階級狀況，以及革命各階級之間以及他們與反革命階級之間的關係而決定的。

革命的發展，都是辯證法的。無論任何社會的革命，革命的發展都是一正一反而正反相生的。革命的發展，都是在革命達於高潮流之際便發生反動，而於反動達於最高潮的時候便再生革命。在革命的發展之中，同一階級，每因其在社會結構中地位的轉變而變更其態度，革命的痛苦，常加於直接生產者而無產的雙肩。革命所奪得的政權常落於少數人之手。這是完全相同的。明顯而具體的說，在革命發展之中，有貴族，有中間階級，有生產而無產階級。中間階級因為要否定貴族或要求與貴族平等的權利，不得不求援於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一旦喚起，遂推進革命，達於最高潮流。在此最高潮流之中，貴族固飽受脅威，中間階級亦發生恐慌。中間階級既乘這最高潮流以取得政權，回頭便向於舊日的同盟者反攻，革命潮流突然低落。甚且為貴族所乘大肆反動，到了

這種關頭，除了從頭再幹便毫無辦法了。這種形勢，便是革命的直接變質！若在反動高潮時緊接着便再生革命，而排除革命隊伍中的游移與變質的成分，便是革命的必然淘汰。歐洲的基督教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是革命的「直接變質」，蘇俄的五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是革命的必然淘汰，中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一直到最近，都是在革命發展的必然淘汰之中。因為中國的現局，正是在反動勢力再度高潮之下已經很緊急的發生着再度革命。

這種必然淘汰的現象，基本上的說來，自然是辯證發展的結果，詳細的從革命羣衆的成分分析起來，是有下面四點是非常容易認識的：

一，是小布爾喬亞心情的動搖。小布爾喬亞者的心情總是動搖的，所以它底意志亦非常薄弱。有厭惡反動勢力的思想，但是沒有參加革命的決心，等到來了一時的與奮，跳進戰場上浴血肉博時，狂風暴雨齊至，疾雷電霆都來，他嚇得咋舌了，等到革命者用革命的手段嚴厲的對付反動派時，它又覺得有些不忍了，但在反動派慘毒的反攻革命勢力時，它又憤怒了，所以無論革命的發展觸上暗礁，或是革命的狂風暴雨時代，小布爾喬亞者都非常容易退却沒落，甚或背叛革命！投降反動！

二，暫時利益的獲得，促成惰性的苟安。當革命勢力高漲時，反革命派除了直接應戰以外，不是用暫避其鋒的迴避

政策，就是用讓步方式的緩和政策，革命勢力往往要中它底暗算：雖然這祇是一時的，或偶然的，但在這一時中的淘汰也是不能避免的。

三，反革命派投機後的真相暴露。反革命派投機到革命陣營裡面，一面掩護自己的行爲，一面偵探革命陣營的真相，等到它認爲時機成熟，自己的偵探工作完備，或趕上革命的低潮，反動的高漲，那就到了它暴露真相的時期。從表相的論稱，自然也是革命發展中的淘汰。

四，領袖的軟化，妥協，出賣革命民衆。這一點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革命運動中，都可以很隨便的找到，在這一種時機，如果羣衆的組織與力量尙未能裁判這種變節的領袖，這必然的就形成如上所述的「直接變質」，假設羣衆的組織和力量，能夠裁判這種領袖，這種人必被羣衆踢出革命的圈外，形成它自己的沒落，在革命，這也是一種必然淘汰。

(未完)

# 黨 治 問 題

## 一 緒

「黨治」這兩個字的意義，就是以一個「黨」握主權，換句話說，就是統治權，來管理政治之謂，國民黨的黨治，就是以國民黨握統治權，來管理中國政治。

黨治之形成，在世界黨治的國家，各有不同，而黨治之歸宿，各國更是多異其趣，在近代世界，各國的政治，表現出來兩種政治現象，一種政黨政治，就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權，由國的內政黨分別掌握，更替執政，皆取決於國民之擁護。一種是一黨政治，就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權，由國內一個黨來執政，這一黨政治，又可分為一黨永久專政，一黨代行政

治。

各國的政治，所能致黨治之由，率多出革命手段，把政治權由君主或軍閥的手內搶來，由黨來擔負政治責任，中國的國民黨，蘇俄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汎西黨，都是這樣形成一黨政治的。

蘇俄是以共產主義爲建國的最高理想，握得政權，是要造成階級永久專政，換句話說，就是共產黨工的人永久專政，就是永久的階級政治，它的一黨政治的歸宿除了在蘇俄現實了共產社會，是永久不消滅的，無異的把蘇俄人民宣告死刑於階級政治之下，一黨專政，不容別黨存在。

意大利是以汎西斯雷主義爲建國最高理想，握着政權，是要永久造成汎西斯雷的一黨專政，它的目的，就是在利用汎西斯雷的組織，堅固國家，強盛國家，汎西黨永握着政權，就是把意大利的政治生命，範圍在汎西黨之下，不容有別的政治組織存在與發展。以上的這二種一黨專政，充分的是同國民黨的黨治很是相反的，更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障礙。

國民黨的黨治，它的程序是以黨救國，就是軍政時期，以黨建國就是軍事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以黨治國是在訓政時期人民尙未實踐憲政之時。

這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時期與作用，都是很明顯的規定出來，懷疑黨治的人們，本可不必疑慮於國民黨的黨治了，但是因國民黨黨治自身之不良，與國民之不能深刻



明瞭黨治問題，而致今日有打倒黨治，要求還政於民之運動。

吾人如一冷靜慎思，一研究黨治問題，則非如今日所言所行，非反對黨治不可，

國民黨之黨治，吾人基於中山先生之政治主張，深悉國民黨絕無一黨專政之可能，更無一黨永久專政之主張，一黨專政之口號，乃共產黨之口號，非國民黨之口號，國民黨之以黨救國，以黨義為基礎中心思想，以黨員為行動骨幹，國民黨之以黨建國，乃以主義為基礎，以黨員為建國之工具，國民黨之以黨治國，乃以主義治國，以黨員宣傳民衆，促成國民黨之憲政政治，則國民黨之救國，建國，治國之大業完成，於中國之政治，無權力之可言，而其時之他位，只處於擁護國家之利益，絕無一黨專政之可能。而其任務則在實現其三民主義於世界。

今則就事實言之，國民黨之以黨救國工作，於四十年前始之奮鬥，至最近六年前之北伐完成，國民對其救國工作，可謂底於完成，國民對國民黨之信賴，可謂無過其上，而國民沒不一致切望國民黨之努力完成建國大業，國民於切望之餘莫不竭力贊助，民十五各地民衆之熱烈歡迎革命北伐軍可證明矣，國民黨以黨救國，之工作甫告完成，以黨建國之工作隨而繼至，蓋革命被壞之後必隨之而有建設，如破壞之後不隨之以建設，即非革命行動，乃暴動而已。國民方期切望國民黨於北伐之後，建設開始，以慰國民之切望，而使人失

意之事件，繼續發生，國民黨之以黨建國工作，即以開始倒車，黨始之下，無一爲黨治之表徵，寧漢之分裂，粵桂之爭，馮蔣之戰，蔣桂之戰，蔣閻之戰，以黨建國之工作，而代之以黨禍國，從此黨治淪爲人治，而黨治已消滅於無餘矣！國民黨之政治主張，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胥爲政爭而犧牲，國家命運，瀕於極度危險，社會秩序，呈極度之混亂，民生淪極度之艱難，而反革命充斥，國民黨之信仰已陷絕境。不言黨治，即恢復軍事時期之局面，亦不可得，國民黨之建國成績如斯，誠爲國民所不及料。而國民黨不知力行結束此種混亂時局之進展，而竟更滋事端，宣佈訓政六年之預期，由以黨建國演進到以黨治國了。

辛亥革命是因爲不徹底，與軍閥妥協，所以辛亥革命只可算是去了一個專制政治，換來一個封建政治，革命的意義毫未表現，人民的福利毫未實現，國民黨自己也承認那次革命是失敗下來，民二重行革命的口號又喊出來了，革命的目標由滿清易爲軍閥，十五年北伐，十七的統一，國民革命又告了一段落，但是不徹底，與軍閥妥協，又蹈辛亥覆轍，黨治六年的結果，革命又要循環起來了。

這六年當中，從國民黨的政府，建都於南京，開始黨治政治始，至今日嚴重國難止，六年經過的一切事實，我們不用重複的把它寫出來，但是毫無異議，這六年的歷史事實，都是給重新主張革命的人們的興奮劑，黨治之成爲全國攻擊

之目標，是毫不可諱言的事實。

黨治之受攻擊，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國民黨好亂成性的領袖，自私自門所招致之，並非國民對三民主義有所誤解及反對，實皆人治之罪惡而已。

國民黨之以黨治國，非以人治治國，乃以黨義治國，換句話說，就是以黨的主義政綱政策，付之黨政府去執行，並不以黨員的人治行爲，去治國，這樣的黨治，就不是國民黨主義所標榜的黨治，乃是國民黨少數份子，所造成的畸形黨治。

黨治的國民政府，是應該根據黨的政治主張去執行政治，開始建設，但是目下的國民政府，好像是與黨無關係似的，充分表現脫離了黨的統治，而黨方也像似失了統治的能力，黨的決議，政府可置而不行，政府的行動，黨方可置而不問，竟使號稱黨治的政府，能執行出來與黨反對的事實行重出來，這個責任是由誰擔負呢，若是由國民黨全體黨員負擔，則全黨員於代表大會之中，曾選出負責之中央委員，由負責之中央委員，產生黨政府，是政府之行動反常脫軌，自應由中央委員負責，況政府之首要官員，多爲中央委員兼任，則黨治之不能澈底實現，其責誰屬，不難立知。

國民黨之黨治中國，蓋即欲使中國無政治智識之國民，早日得有政治經驗，行使民權之能力，造成直接民主之政治，應唯一努力者，首安定社會秩序，充裕民生，然後使地方自治實現，人民四權之行使，完成憲政之工作，解脫黨治之

責任。

今黨治六年，而黨治徒藉訓政之名，行使黨獨裁之實，舉凡政府一切官員，悉出黨方任命，充分表示黨治成黨員之治國，而以黨義治國之事實，從未表現，是乃非以黨治國，乃係以黨專政，漸趨意俄之途。

須知以黨專政，與以黨治國大有差異，以黨專政則黨外之一切政治組織，人民權利，悉操之於一黨支配剝削，而永無解放之可能，徒使社命循環革命而已。

以黨治國，乃係以黨義輸入國民，使國民得有政治智識，而能獨立建國，更能獨立治國，蓋國民黨之黨治國家，實負促成民治國家之責任，非若意俄之一黨專政，另有反民主之企圖。

今中國社會人士，多基感情之衝動，而盲目反對黨治，國難會員更有主張取消黨治者，蓋皆未深悉之故也。吾人亦應要求取消黨治，但非為盲目之流，乃取消不合黨義治國之黨治，改進一能為主義而黨治的黨治，非為人治的黨治，更忌惡借主義之名，而行叛主義之實之黨治。

黨治之必要條件，欲確定黨治期中之法治精神，黨與國民，執法無偏袒，始能樹立互信基礎，今則黨治無經久確立之以黨義為基礎之法律，實為黨治莫大遺憾，最近訂制之訓政約法，已為政府方面，蹂躪無餘，而在中國欲求一護法主張者，亦不可得，是足徵法治於中國無分毫之樹立，無法治

精神，而欲實現中山先生之一切建國主張，無怪隨國民黨領袖之復雜支配而左右也。

今日吾人處此國難關頭，欲反對黨治，徒滋擾亂國家，而無一利國家前途，吾人抨擊國民黨，亦無補國難，吾人應出明智之舉，即應以國民之力量，督促國民黨試行人民四權，政府方面試行五權，使以黨治國，勿蹈一黨專政之歧途，只以黨員支配一切，只以訓政阻障一切。唯一督促國民黨，積極實現黨義治國，努力完成孫先生之政治主張，使國民漸得政治智識，而能自力治國，吾人以君子愛人以德之態度，期許於國民黨之黨治，絕不應取以搗亂奪攘之行動，而盲目打倒國民黨，取消黨治。

吾人謹提數事，欲國民黨，關於黨治早日實現者，

一，人民方面

1. 各地災區之人民，政府應立即設法，解決其衣食住問題。
2. 秩序較為安定之省縣，政府應立即遵照頒佈之地方自治實行法限以六月之內完成，人民之戶口調查，各縣土匪之清除，道路之修築，縣長人選政府尤應嚴格注意
3. 人民之集會結社，非依緊急危害民國之法律，不得干涉拘禁殺害，
4. 廣籌設縣鄉義務學校，灌輸教育，為人民行使四權之

基礎，

5. 廣籌設縣鄉農民銀行，解決農工商人之經濟問題，與貸款事宜，
6. 速訓練人員分派各縣鄉，協同人民實行地方自治，舉辦及選舉，試行四權。
7. 各縣鄉於一年之內，縣長必由民選，一縣賦稅，由一縣選舉之縣議會支配之，政府與駐軍不得預聞，
8. 各縣縣長選出後，於其省內，即舉行省國民代表大會，解決一省民治問題，
9. 人民之一切政治行動，在三民主義範圍之內，政府絕對不得干涉，（例如根據四權，罷黨政府任命之官吏）
10. 人民於自治縣歲入內繳中央定額之政費外，不擔負駐軍及增稅之一切供給，

## 二，黨政府方面

1. 黨政府之一切施政方針，一切政治組織原則，不得因人及事之關係而曲解黨義，甚至破壞黨的政策，剝削人民利益。
2. 健全各地之黨部及政府，黨治時代各地之黨部，即為代表民權之機關，作各地之代表民權機關，永久在籌備，指導，整理之下，則黨監督政府，訓練民衆，直乃欺人自欺之談，

3. 慎選財政關係服務之官員，以免賦稅苛征，盡入中飽，而人民與政府，兩受其害，以致國窮民困，一切建設無由發展，而官吏私人，則甲第連雲，漫游山水，
4. 申嚴法紀，痛懲貪污，以清吏治，而樹廉潔政府基礎，為人民謀直接之福利，免除黨治上之制肘，政治上之黑暗，
5. 厲行督促實現軍民分治，在安靜省區，力行中山先生之地方自治，樹立民權基礎，以使結束訓政，開始憲政，
6. 政府自身組織，務求因事設官，舉一官一吏，胥為人民盡忠服務，力矯因人治事之弊，而陷黨治於中斷，
7. 政府試行五權之治，應遵守中山先生之五權運用之規定，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勿圖粉飾，而資點綴竟污辱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之學理，
8. 政府應坦白示意於民衆，代行政權積極籌備民權之行使訓練，及歸政之準備，勿貽人民永久專政之疑慮。
9. 積極準備對日之一切，全國軍隊，除必要之治安邊防需要外，應悉數輸送集中日寇易於侵擾之地區以資抗日，保衛國土及人民。
10. 對日外交務求貫徹最初主張，求和平解決，倘事實難能，應立即將破裂經過，宣示中外，以暴日人以武力

侵我之陰謀，而我必以武力抵抗之理由，以求世界之同情，

以上人民及政府方面之各端，皆爲黨治目前之急圖，或言此皆黨政府早日預圖者，然吾人之期望，不在條文，在諸實行，苟黨治前途，一新面目，懸此矢的而力圖之，則非難黨治之聲，取消黨治之聲，將盡取擁護之態度。然苟國民黨黨治之負責領袖，不肖爲此，重於竟氣自私之爭，以黨治訓作爲鬥爭之工具，個人權力支配之護符，則黨治前途，不打自倒，革命者，終必採革命之手段，以變換今日黨治之政治，黨治負責者，其鑒諸之乎。



# 蘇俄工業的組織

(續)

Calwin Hoover 著

介 西 譯

托辣斯贏利未分配以前，平均大約要挪百分之六又二分之一作為補償資本金貼水之用。

上面所講的收入稅，不過是一個敷衍的辦法而已，政府並非真的願意抽托辣斯的稅，不過要將某一種工業的財源，移到別一種工業上面去；因為向來蘇維埃政府就是把別種稅款挪作經營工業之用，並不是抽工業稅以供政府的開消。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將消費物品的價格提高，其目的是使出產

這種物品的工業獲得厚利。這種稅收或以公債的形式，或以津貼的方法，付與工業作發展資本的用途。資本的價格，務期特別低廉，使工業機械化的速度增加，所以重工業的贏利，在國家收入中，佔很不重要的地位。

雖然托辣斯祇留贏利的百分之一二又二分之一作自己發展工具設備之用，但托辣斯常常從國家預算內獲得補助金，其數目比牠所付與國家的還要大些，因為國家規定物價，托辣斯贏利的百分之一二又二分之一，從國家設計處觀察，足夠發展托辣斯本身之用。假如托辣斯所得的剩餘價值太多，那末托辣斯出產品的價格，便可降低。某一種工業也可以由政府指定出產貨物輸往外國，由國家商業專賣所經售，價格適與生產消耗相吻合。祇不虧本，但是如果經政府的允許，可在國內消售而價格則高的多，假如對於國家經濟是有利的話。蘇維埃政府一點也不遲疑的可將貨物犧牲成本拍賣，所貼的本錢由國家預算內撥款補助償還。對於糖業，可抽國產稅，為的是要價格高而又不准蓄積大宗餘款。

從上面看來，可見蘇維埃·托辣斯的贏利與資本主義魚業的贏利，價值不一樣大；並且蘇維埃托辣斯的成績，也無須要贏利去鑑定，一個托辣斯每年每季都有一種工業財政計劃，托辣斯的成績，是由下列三種方法鑑定：

1. 生產消耗
2. 生產數量

### 3. 生產品的質料

構成托辣斯的企業簡直就沒有甚麼損失的計算，假如某種企業果能減低生產消耗，在預料的程度以上，那末餘款就可由企業自由使用。最高經濟會議的意向是要每個托辣斯聯合會，托辣斯，企業，甚至工廠中各部都有獨自的會計基礎，換一句話說，就是要介紹一種核計生產消耗的整個制度到蘇維埃工業上來。政府希望藉此各工業單位得以實現預定計劃而無遺誤，同時希望工廠經理能夠增加生產品比預計的還多些，降低生產消耗也比預計的要利害些，至如他所管理的工廠，對於國家工業，究竟損益如何，他可以不管。

分子國工業的情形呢？就是分子國最高經濟會議管理工業。這麼一來，倒是弄出些麻煩來了，因為在一部分的工業中，最明顯的是在紡織工業中，分子國托辣斯又屬於托辣斯聯合會。這個聯合會經改組以來，現在也就是蘇聯最高經濟會議的一個部署，所以當改組時，必須把托辣斯聯合會與分子國的托辣斯的關係弄清楚，因為現在托辣斯聯合會是歸聯邦最高經濟會議直轄，並且事實上已經變為這個組織的一部了。在紡織業托辣斯聯合會中，有二十五個聯邦托辣斯，還有十五個分子國托辣斯，後面這十五個托辣斯比以前更屬聯邦最高經濟會議的直接管轄了。並且政府還採了新步驟增加工業管理的集權化。聯邦最高經濟會議與分子國最高經濟會議的分劃權限，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

在地方工業方面，則每個經濟區域裡邊，也有一個經濟會議。譬如一省有一省的經濟會議，牠的職能很與聯邦最高經濟會議和分子國最高經濟會議相似。在莫斯科經濟區內，主管機關就叫莫斯科經濟會議。事實上，屬於莫斯科經濟會議管轄的工業的重要性，似乎要比各分子國最高經濟會議所管轄的工業的大些——除開烏克蘭最高經濟會議一個工廠。托辣斯究竟屬於聯邦，或分子國，或地方？不僅由工廠的大小甚至也不由托辣斯出產品的價值決定。譬如莫斯科的製造食品的托辣斯，原來是一個地方的經濟組織，但是牠所出產的糖食和烟草等，除在莫斯科省消售外，剩餘的貨品，還可消售于國內其他各省，甚至運往外國去。在出產品價值，工人的數目，和所投資本講來，牠無疑的比好些聯邦托辣斯還重要的多；但是牠的出產品大部分究竟是在莫斯科省消售，牠的原料來自蘇聯境內；同時牠所遇着待解決的問題，在範圍上講，既非屬於聯邦，也不屬於共和國的。

在地方工業的分類中，省屬工業之下，就是縣屬工業，後者是歸縣中執行委員會管轄，縣裡設有專門管理工商業的機關，名叫布那門多格 PromtOrg。就令是在鎮上與鄉間，也有很小的企業，歸鎮鄉政務當局管轄，這些企業大致就是國家田莊 Soukhog，或許是些全手工或半手工工業。

最後，我們要來談談市區。後者與別的土地區分有別，自辦電車，汽車，煤氣，自來水等，這些東西全歸市區蘇維

埃中的一個特別部署管理。但是除此以外，市政當局對於這些企業的建設工作，還是不遺餘力的經營。在莫斯科市府中，有一部管理重性建築工作，好比是電車路線，電燈線與陰溝等；還有一部管理戲院洗衣店學校與工人住宅等的建築事宜；有時候，還自製造大部分的材料，供給上面所講的那些建設工事，磚窯和木舖便是兩個例子。

托辣斯聯合會與托辣斯都不能組織成爲合股公司。後者雖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股公司完全不同；但是在蘇維埃經濟中間，這種組織的用途，很有限制。尋常合股公司組織的目的是藉佔有資本的方法使各種不同的利益均能在此公司會聚不相衝突，同時又要藉此收集資本，使新興企業得以發達。資本佔有的分門別類，非常之廣，在工團沒有改組成爲托辣斯聯合會以前，常有某種工業的托辣斯佔有工團中資本的一大部分，並且工廠和銀行也時常能夠佔有資本，銀行和合作社同樣的能夠在合股公司佔有資本，就是私人也可以有這種權利。工廠，托辣斯，工團，銀行，合作社與其他別的機關，仍得爲異種團體的會員，譬如加入紅十字會和航業同盟藉此分取公款。

合股公司可以分紅，但是就令牟利不少，也可以不必分紅。合股公司其所以組織的目的，是不在牟利，毫無疑義。紅利分不分，要看是不是有甚麼企業需要資本，就是沒有甚麼企業需要資本了，而貨物的價格仍可減少，以免分得很

厚的紅利，因為蘇俄的合股公司，是為別的工業謀利便，所以政府並不希望合股公司分給紅利和贏利，祇想牠降低貨物的價格和生產的消耗罷了。但是有些地方要興新企業，又沒有合股公司在焉，那末怎樣辦呢？新企業的新資本務必由國家預算內撥給，或者必須某個托辣斯新開一個合股公司供給所有必需的資本，因為合股公司原是被政府用作為新企業獲得資本的一種工具，不使單一企業專担付與資本的責任，也不使新企業等候政府的津貼，白費時光，延誤事機。

至如合股公司的管理，則不僅由大多數股票的決定，實際上常有某種組織在某個合股公司的利益，特別多而重要，比任何其他組織的都要大些；這種組織自然可以操縱這個公司，雖然理想上該公司內別的組織聯合投票足以打倒那種組織，可是事實上決不能實現的。從理論方面講，合股公司的管理權，那就經理的委任，要由公司大多數票決，但實際上看來，這好似與黨政相關極切，這種權柄是操在政府手裡。

近年以來，合股公司這種組織一天一天的不重要了。這種制度本來是直接從資本主義國家抄來的，雖然新的合股公司，時常產生了，但是舊有的，也正在消滅。現在我們舉一個例，好比是莫斯科工業電氣長期信用銀行，政府意思是急於想把牠改組，使牠不復成為合股公司了。工團也原具合股公司的形式，現在已被托辣斯聯合會排擠了。後面這種組織屬於最高經濟會議的直轄，在最近的將來，合股公司頗有完

全破滅的可能。

工廠執行生產計劃，依照牠與托辣斯所訂的合同。從前工廠的管理是採委員制度，後來因為此制結果不良，就改用經理制度，將工廠的管理權集中了一人之手，這個人叫作經理員。托辣斯與托辣斯聯合會在這方面與工廠異趣，因為前兩者都有幾個經理員，不過是他們中間也有個總經理。工廠經理由托辣斯委任，經最高經濟會議批准，職工協會有權反對，並且可將抗議書交給托辣斯聯合會和最高經濟會議，但事實上這是罕有的現象。在工廠經理沒委派前，托辣斯大致無不與職工協會商量的；而且這種經理員通常總是從職工協會職員中挑選的，因為他們所受的訓練最適宜于充任經理職務；黨務委員會在事前也得同意，因為黨權高于一切，有絕對性。職工協會職員和工廠經理，先是同為黨員，而黨的紀律，極關緊要，人人都不可不守的。我們試將蘇俄的工廠和別的企業經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作個比較，倒是饒有趣味的一件事。前者來自職工協會和黨部，後者來自法界和銀行界，都不能代表工業專門人才，祇足代表外界利益而已。蘇維埃經理，率直的說罷，是代表共產黨，而資本主義的工廠經理，就代表股利最大的小朋黨。

在工廠經理既經任命之後，他得負責委派其他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當他委任新技術人員的時候，先得與本廠技術部員會議相商，此外旁的小職員，他有全權自由選派，但是

有一附帶的條件使是要由國家勞工交易所介紹。固然不一定凡屬勞工交易所推荐的，他得任用，不過他總不能從別方覓得苦力或職員，這是緣爲政府要使工廠經理無法任用私人；這種制度的另一目的，乃是免除工人自己到工廠找事的麻煩。

工廠經理，甚至工長，都能開除工人，但是在開除前，該工人必受三次斥責，並且還得有受過這種處罰的正式證書；既經決定開除以後，又要向工廠委員會——和黨部假如被開除者是一個共產黨的話——作一報告，如果委員會不同意時，此事即交另一解決爭端的委員會辦理，在後者中，職工協會和經理雙方都有代表。

我們嘗見到關於蘇維埃經濟的作家提及蘇維埃工業的三角管理triangle Control 這個著名的三角就是經理部，黨部和工廠委員會。黨部由廠中共產黨員組成，時常開會討論應付各種問題的辦法和態度，如是在職工協會或工廠開會的時候，他們全體投票贊成預先已經議定的決議。黨部的威權，非常之大，工廠委員會不僅由黨部支配，並且簡直是黨部的一個機關，因爲該委員會選舉委員時，要受黨部的指導和干涉。我們又可以說，黨部與工廠委員會非對等的組織，前者的重要性不知要比後者的大若干倍！集會時，黨部老實是由秘書長作代表，與經理部爭執時，祇有秘書長與經理之爭，沒有工廠委員會主席與經理之爭；但是黨部與經理部之爭，並不如想像之多，因爲工廠經理差不多總是一個共產黨，委任



時，得了較高黨部的同意或指導。因此，黨部對於經理部的決議，也不能任意破壞，而不顧對方結果如何。還有，黨部的觀點，也不見得時常與經理的背道而馳。所有的忠實黨員必須用全副精神贊助工業合理化運動，而圖增加勞工生產效能，所以這麼一來黨部對於經理冀圖增加工廠生產的各種事宜，也不能一一公開反對，如是關於增加生產效能的紛爭，頗有減到最低限度之勢。

工廠經理對於生產事業極其負責，既不准勞工協會甚至也不准黨員妨礙牠的進行。我們應該記着現在工廠經理不是過去的中產階級，他們的先祖完全屬於非勞工階級，對於黨的忠實與否很不易言；也不是資本主義時代的舊式技術人員，他們自己就是從前的勞動階級，並且還常是活動的黨員，所以黨部覺得對於這種人作經理，當然不必與他為難。經理人員與黨國領袖同為忠實黨員和勞動階級，祇要他能勤于生產事業，何必加以阻礙？在蘇俄有一部很精密的勞工保護法典，經理所作所為，須與法典相符，工廠或工業制度中不復有階級鬥爭了。工廠委員會，黨部和經理部同人，都是勞動階級和黨員，所以他們中間不能有，也必不有甚麼爭鬥；這就是他們的中樞共產黨的態度。

除掉在經濟會議指導之下的工業以外，還有不少的工業歸別種形式的組織管理。執行生產的純粹私人企業，自然是不值一道了。蘇俄不准工業私自雇用工人的條列，簡直使普

通的私營製造業爲不可能的事。政府特讓了極少的製造業歸外國人經營，但他們的出產與全數出產相較，無足輕重。當新經濟政策剛實行時，國內希望外人投資，歡迎他們來經營工業；而生產的需求甚大，也是歡迎的一個原因；但是實際上所招來的外國企業家，都是很小的人物。讓與外國人投資並營業的這種制度，將來會失去其重要性，事實上，現在就結束了一部分。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今日也與她乖違，不願牠繼續在國內存在。

蘇俄還有一種奇異的辦法，就是政府與外國各公司訂立契約，請後者幫忙爲牠聘請技術人才或工程師或建築房屋或製造機器或改良煤礦工業等。這些契約時常與購買機器的合同合而爲一，有時候，甚至外國公司可給信用與蘇維埃政府。但是這種契約制度也不免流弊發生，有時候，外國去的工程師，才不勝任，訓練欠缺；有時候，外國人過不慣俄國生活，期未滿，回國；居于這類的事件，還有許多，這裡不必一一詳述，不過就大體論，這種契約頗有良好成績，牠們的數目一天一天的正在增加。

有一部分的工業組織，成爲所謂「混合公司」，由外國與本國資本合辦，但是這屬於商業性質的多，屬於工業性質的少；在俄國工業中，其重要性，還比不上外人獨辦的企業。

在蘇俄的工業經濟中，私人企業仍有相當位置，因爲國內現在依然有些良工採用上古時代的生產方法。去年政府即

已決計將這種工匠併入生產合作社。在一九三〇年雖然小規模生產者不全屬於這種合作社，但總計約四百五十萬人中已經有二百萬加入了。政府預料五年計劃完成時，所有小生產者都會加入生產合作社。這種合作社的生產事業極其發達，大小規模的工業其中都有，而有時候，雇用數百工人的工業也，併入生產合作社了。

屬於生產合作社的工廠和工人，名叫亞特爾 Arthl。這種組織與國家工業的組織完全不同，但是也不像歐美的標準生產合作社，後者是曾經失敗了的。工廠的管理權，至少在理論上是歸廠內會員選舉的經理員；而另一方面，則各會員均得收受較有定額的工資，後者並不靠贏利的分配。

有些合作社的會員，不在一個店舖裏同在一塊工作。政府用盡方法，勸誨農業工人加入合作社，有許多農人簡直不耐煩覺得討壓了，但政府對於不加入的人，有種種過不去的錮禁和限制，加以加入合作社，本來獲利不少，所以這種合作社的組織，大為增進擴大了。所有這些性質不同的團體或組織，統歸全俄生產合作社會議指揮。將來合作社的命運如何，很不易言。現在牠們最明顯的功勞有兩種：一是出產國家工業不出產的小物品，一是雇用許多工人使他們沒有失業。

最後，我們講講消費合作社經營工業。這種合作社自備麵粉廠等，為市場預備食料。至如牠們自己的工廠為何祇預

備食品？那是一種政策。工廠內的工人都屬於職工協會，其餘的組織與國家工業一樣。但是她與生產合作社則適得其反，後者的工人不屬於職工協會，自選經理，握管理權。

雖然蘇維埃工業的組織，時有變遷，但這種變遷是一種演進的性質。最初祇抄襲資本主義工業的組織，後來漸漸集中管理權于較高機關，使黨與各種工業組織，益形接近，以免除不少的誤會。

雖然因為工業集中，產生了官僚政治和出產惡劣的不良結果，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借自資本主義國家的蘇維埃工業制度已經充分表現牠的成績，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與現在的資本主義工業相比較，毫無遜色，反之，後者的組織，殊欠簡單，也不經濟。

有一個時期，斯丹林派與杜洛斯基派為國家托辣斯和工廠團事，爭辯極烈，後者說牠們祇能代表國家資本主義，前者說牠們能真正代表社會主義。左派說道：在工業制度沒有真正變為社會主義化以前，工業可由國家直接經營；但是事實已經證明要實行社會主義可以不必完全打倒一切現存制度，現在國家實際已將工業管理了，而工業中仍有相當自主權，這是因為採用獨立開支表和計算生產消耗制度的原故。

現今蘇俄的工業組織頗有永久性的因素在內，似乎將來也不致有多大的變更。我們現在的結論是這種組織對於現代

人的一切應有設備，都已具備，合乎執行大規模生產的各種條件了。

(已完)

# 藝術與社會

G. Valentine 著

斐思春 譯

藝術對於社會生活之關係的問題，在發展到某階段的一切文學中，發生過非常重大的意義。這問題底解決或正在解決，往往是有兩個極端相反的意思的。

有些人們這樣說過，現在也還在這樣的說：不是人們爲了土曜日而存在，是土曜日爲了人們而存在；不是社會爲了藝術家而存在，是藝術家爲了社會而存在。藝術應該促進人類意識底發展和促進社會構造底改善。

另一些人們則堅決地反對這種見解。據他們的意見。藝

術本身就是目的；把藝術變為達到其他目的——縱然是最高尚的目的的手段，就是降低藝術作品底價值。

這兩種見解之中的前者，在六十年代我們的先進文學中，找到它的顯明的反映。不用說皮沙列夫的極端一面性，差不多把這種見解竟應用在諷刺上去，只提出當時的批評上這種見解最徹底的擁護者，車爾茵穡夫斯基和陀布活留勃夫吧。車爾茵穡斯基在他最初的批判的論文之一裡面說：

『爲藝術的藝術』在我們的時代裡這樣奇怪的思想是和說「爲了富的富」「爲科學的科學」等等一樣，人類底一切事業應該是有裨益於人們的，假若是不願這事業成爲空洞的與徒勞無功的：富是爲了人們的享用而存在，科學是爲了人們的領導爲存在，同樣的，藝術應該是爲了人們的某種現實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應是爲了無結果的滿意而存在。』依車爾茵穡夫斯基的意見，藝術底意義，尤其是「最嚴格的藝術」詩歌底意義，是由其普及在社會中的廣大的知識來決定的：他說：『藝術，或更正確點說，詩歌（只有一個詩歌，因爲其他的藝術在這方面是沒有多大力量的）把大量的知識播散在讀者大眾面前，尤其特別重要的是與科學完成的理解匯合爲一，——詩歌底偉大的意義就在於此。』

對於藝術作品底任務持着相反的見解，尼古拉時代的普希金是強有力的擁護者。人們都知道他的「賤民」和「寄與詩人」的這樣的詩是什麼意思的吧。

對於詩人的務底見解，普希金在時常重復的下面的話中敘述出來：

不是爲了人們底騷亂，  
不是爲了利慾，更不是爲了鬥爭，  
我們是爲了靈感，  
爲了甘美的辭句與祈禱而生存！

這裡，在我們的面前有了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異常顯明的公式了。六十年代文學運動底反對者，那樣喜歡引用普希金，決不是沒有根據的。

對於藝術的任務底見解，這兩個極端相反的見解中，那一個可認爲是正確的呢？

爲要着手解決這問題，首先必須指出這問題是不應該這樣提出的，對於這問題，同樣對於其他類以的問題，不能夠站在它們的『任務』底立場上來觀察。如果某地方的藝術家在某一定的時間，是躲避着『人們底騷亂與鬥爭』，而在另一個時間，却極端的相反，如渴思飲般的趨於鬥爭以及趨於和鬥爭有必然連繫的騷亂，那麼，這不同的現象底發生，決不是由於誰預先課予了他們不同時代裡不同的義務，而是因爲在這一種社會條件之下，是這一種情緒支配着他們，在另一種社會條例之下，則有另一種情緒支配着他們。這就是說，對於事物的正確態度，是要我們不要站在應該怎樣的觀點上去觀察，而是要站在過去的是什麼和現在有什麼的觀點上



觀察。因此，我們應這樣的提出問題：

在所有一切使藝術家及對於藝術作品感覺着興味的人們，發生並堅固其對於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的社會條件之中，什麼條件是特別重要的？

在我們能走近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則我們也不難解決與這問題有密切連繫的同樣不乏興味的另一問題

在所有一切使藝術家以及對於藝術作品感覺着興味的人們，發生和堅固其所謂對於藝術的功利見解，即在藝術作品上給予一種「生活現象批判底意義」的傾向的社會條件之中，什麼條件是特別重要的？

兩個問題之中的前一問題，使我們又回想到普希金。

曾有過一個時候，普希金是不擁護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的。曾有過一個時候，他是不躲避鬥爭的。亞力山大第一的時代就是這個時候。那時他不曾想過，「人民」應該注意於鞭笞，監獄和釜鉞。

但是，後來他的情緒根本改變了。尼古拉第一時代他領受了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什麼引起了他的情緒上這樣大的變動呢？

尼古拉第一即位的初年，是十二月十四日之破壞（一八一五年十二月黨的失敗）底標誌，這不僅對於我們的整個「社會」後來的發展過程有重大影響，同時對於普希金個人的命運也有重大的影響。因為「十二月黨」的遭受失敗，當時「

社會」最高等的先進代表都退去了舞台。這不能不使它的（指「社會」而言——譯者）道德與理智底水平跟着減低下來。戈爾岑說：『我雖然是很年輕，但我記得，拉尼古拉即位初年，上層社會的頹廢與變成腐敗，盲從，是異常顯明的。亞力山大時代的貴族底獨立，先鋒隊底勇果，一切都同一八二六年一齊消滅了』。聰穎卓絕的人們生活在這個社會裏面自然是苦惱的。戈爾岑在另一地方又說：『週圍是死沉沉的，靜寂的，一切都沒有回應的，沒有生氣，沒有希望的，並且異常遲緩，愚蠢和瑣屑。尋求同情底視線，各處都是遇到鄙野的恫嚇或威脅，背轉身去或者是嗤鼻羞辱它。在寫「賤民」及「寄與詩人」這時代的普希金的信中，時常遇到其對於我們的兩個都成沉寂和凡俗底不平鳴。但是，他的苦惱不僅是由於圍繞着他的社會之凡俗。他對於「支配階級」的關係使他同樣的流了許多血液。

在我國廣散着一種動人聽聞的奇談，說尼古拉第一以最大的誠心「赦恕了」普希金政治上「幼稚過失」，願為他的最欽佩的保護者。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尼古拉以及其這件事的右手憲兵隊長賁根多爾夫，一點也沒有「赦恕」普希金，至於說到他們對他的保護，在他看來簡直更是無限的難堪。一八二七年賁根多爾夫對尼古拉報告說：『普希金在和我會晤以後，在英國俱樂部的筵會席上歡樂地說及陛下，並使與他同筵之人為陛下祝禱飲酒。他總算是有名望的人物，如果能

夠指揮他的筆端和詞鋒，那將是有利的。這一段話中的最後一句，在我們面前揭開了給予普希金的「保護」底秘密。這是想把他變成一個現存制度誦揚底歌咏者。尼古拉第一與賁根多爾夫給自己擺的任務，是轉移他從前的鬥爭精神，另行走上官家的道德大路。

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帶着這樣的鎖鏈，聆着這樣的教誨，仇視「道德底偉大」，嫌惡藝術給予的一切「利益」，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不能不同意對於忠告者和保護者的高喊：

離開遠遠的吧！和平的詩人

和你有什麼關係呀！

如果這一切都是對的，那麼，在我們面前就現出下面的結論：

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是發生在藝術家與圍繞着他的社會環境之間存在了附加物的地方。

還可以引證許多這樣類似的例子，但這沒有絲毫的必要。我們已十二分顯明的看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在藝術家與其週圍的社會有了附加物的地方自然要發生的。

藝術家及對於藝術作品感覺着興味的人們，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是發生在他們與其週圍社會環境之間存在了絕望的附加物底根基之上的。

這還沒有完全。堅信在最近的將來理智勝利的我們的「六十年代的人們」，還有保持這同樣的信仰的達魏德以及其

同仁們的例子告訴我們，所謂對於藝術的功利見解，即在藝術作品上給予生活現象批判底意義的傾向，以及它的經常準備參加社會鬥爭，是發生和堅固在社會大部分與或多或少對藝術作品感覺着實際興味的人們之間有了相互同情的地方。

到什麼程度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下面這個事實可以做爲最後的證明。

當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底清鮮的颶風爆發了的時候，堅持着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法國的藝術家之中，許多的人們堅決地否決了這理論。後來高底葉認爲是堅持着深信藝術必須絕對自主的藝術家代表勃德列爾，這時它馬上着手出版雜誌『社會救濟』（“Le Salut public”）。不錯，這雜誌不久就停刊了，但在一八五二年勃德列爾在『歌集』（“Chansons”）底序言中，宣稱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是兒童的廢話，他並且展開來說，藝術應該爲社會底目的服務。只是反革命的勝利才把勃德列爾及在情緒上與其相近的藝術家們扯轉，回到爲藝術而藝術的『兒童廢話』的理論方面去。

爲要結束問題的這一方面，再補說幾句，所有的政權，如果它是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常常是着重在藝術的功利見解的。這是簡而易明的：使一切意識服務於它自己（政權本身）所服務的事業，是於它有裨益的。但是，因爲有時是革命的政權，時常是保守的政權，或者有時是完全反動的政權，所以已經可以明白，不能這樣的去想，只有革命者或一般先

進思想的人們才抱定藝術的功利見解的。

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代的作家中，常遇到反對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的人們，但並不是因爲有了進步的思想。亞力山大·小仲馬就堅決地說，『爲藝術的藝術』這句話是任何意思都沒有的。他追求着某種的社會目的而寫他的戲劇。他認爲把自己的作品用來維持他自己承認的各方面都已破壞了的『舊社會』是必要的。

拉馬爾金在一八五七年，對於當時剛剛死去的阿爾節瑞達，繆塞文學活動的總清算，很惋惜他未能服務宗教，社會，政治或愛國信仰底各種反映，並非難與他同時的詩人們，責他們因爲着重韻律或規格完全忘了自己作品底意義。

根據上面所說的一切，我們能十二分肯定地說，對藝術的功利見解與保守的情緒之十分吻合，和與革命的情緒之十分吻合是相等的。趨於這種見解的傾向，首先須有一個前提的條件：對於某種社會秩序——無論其是什麼樣的——或社會意識具有活的實際的興味，而這種傾向消滅的地方，也必正是這種興味因爲某種原因消滅的地方。現在再進一步觀察，對藝術的這兩種絕端相反的見解之中，那種見解較適宜於藝術底發展。

這個問題是與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底一切問題一樣，決沒有無任何條件的解決。這完全要看時間與空間的條件。還是回到尼古拉第一及其臣僕們吧。他們希冀着把普希金，奧

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和他們同時的藝術家們變爲憲兵隊所瞭解的道德底服務者。暫時假定他們能夠實現這堅決的企圖。這事實能發生什麼呢？這是不難回答的。束縛於他們影響之下的藝術家底詩神，變爲國家的詩神，呈現最明顯的衰落的象徵，在自己的正義，力量，牽引上將有許多的喪失。

普希金『寄與俄羅斯的誹謗者們』的詩，決不能列在他的好的詩的創作數內。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母乘他人之權』，雖經認爲是『有益的教訓』，也不能說是怎樣成了功的作品。同時，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這戲曲裏，向看賁根多爾克所企圖實現的意識底方向走了僅幾步。

再進一步的假定說，一切浪漫派，巴爾納斯派，法國的初期寫實主義者們，——都與圍繞着他們的資產階級社會妥協了，爲他們的首先注重五佛郎金幣的統治者服務。這事實能發生什麼呢？

這還是不難以回答的。浪漫派，巴爾納斯派以及法國的初期寫實主義者們必然墜落到很低。他們的作品必然沒有偉大的力量，沒有偉大的陶醉性。

這能證明什麼呢？

忒奧費爾，高底葉一派的浪漫派無論如何是不同意於這種說法的，他們認爲藝術作品底價值最終是由它的內容底比重而決定的。

高底葉說：詩不特不顯示什麼東西，而且也不說什麼東

西，詩底美是由它的諧和與韻律決定的。這是絕大的錯誤。完全相反：詩以及一切其他的藝術作品，常常是說些什麼東西，因為它們反映着什麼東西的。固然，它們是用其特殊的形式『說出』。藝術家用描寫來表現自己的意識，和評論家藉邏輯的推論發表自己的意思是同樣的。如果文學作家以邏輯的推理代替了描寫，或者描寫他所想像的以證明某種一定的主題，那麼，他已經不是文學家，而是評論家，雖然他寫的不是研究和論文，而是小說，詩歌或戲曲。完全是這樣的，然而不能就從這裡得出在藝術作品裏意識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結論來。深刻地說，缺乏思想內容的藝術作品不會有的。就是作家只注重形式而未顧慮到其內容的作品，終要反映出某種一定的思想。我們知道，高底葉是不顧慮其詩的作品底思想內容的，他準備犧牲自己的法蘭西公民底政治權利，以滿足他的對拉斐爾的真實的繪畫或裸體美女的賞識。彼此是密切關聯着的：專門的注重形式是受了社會政治的超然主義底限制的。作家只注重形式的作品常常反映出作家對於圍繞着他們的社會環境的某種——前面我已說明，絕望的，否定的，——關係。他們全體共同具有的，而各人在各別的場合單獨表現出來的思想就在於此。但是，雖然沒有完全缺乏思想內容的藝術作品，而也不是一切的思想都能在藝術作品裡反映出來。羅斯金說的十分婉妙：少女能夠歌唱她的失去的愛，但守財奴不能歌唱他的失去的金錢。他並且公平地指出

，藝術作品底價值是由其所反映出的情緒的高低而決定。他說：『試問一問自己，強烈地捉住你的感情能否就成爲詩人歌詠的對象，使他在肯定的真實的意思中受着感動？倘若是，那這感情就是好的。如果它不能成爲歌詠的對象，或者只能成爲談諧一方面的對象，那麼，這感情就是低級的』。再不會有另一樣。藝術是人與人之間精神合一的手段之一。藝術作品所表現出的感情愈高，——在其他相等的條件之下——這作品愈加恰當地盡了上述的手段底任務。爲什麼守財奴不能歌唱失去的金錢呢？很簡單的：因爲縱使他歌唱了他的損失，但他歌曲是不能感動任何人的，即不能做爲他與別人之間合一的手段。

或者有人拿軍歌來問我：難道說戰爭可以做爲人與人之間合一的手段嗎？我的回答是這樣，戰爭的詩歌是反映出對敵人的仇視，同時則是讚詠着戰士們的犧牲精神，——他們爲自己祖國，爲國家而死的準備。就是因爲在它反映出這樣的準備的程度上，所以它是某種範圍內（氏族，公社，國家）人與人之間合一的手段，此種範圍之大小則是由人類，或正確點說，該範圍部分人們所達到的文化發展底水準來決定。

伊凡·屠格涅夫非常不高興藝術的功利見解的宣傳者，但他有一次說：『米羅斯的維涅拉比一七八九年的原理還無疑義』。他是完全對的。但從這裡所得出的是什麼呢？決不



是屠格涅夫所欲證明的事情。

世界上有許多的人們，不僅是『懷疑』一七八九年的原理，而且是對這原理一點也沒有瞭解。未經過歐洲學校的郭演塚特的人們，如果你問他們對一七八九年的原理做何感想，那你就會相信，他們簡直還未聽說過這原理。郭演塚特的人們不僅不知道一七八九年的原理，而且也不知道米羅斯的維涅拉。如果他們看見它，一定的對它『懷疑』。他們有他們的美的意識，在名爲郭演塚特的維涅拉的人類學作品中可常常遇到這種意識底表現。米羅斯的維涅拉只是對於某些部分的白種人們有着『無疑的』牽引力。它對於這部分的白種人們實在比一七八九年的原理還無疑義。什麼原因呢？只是因爲這些原理反映出來的一種關係，僅僅適合於白種人發展達到的某種一定的階段——在與封建社會鬥爭中確定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的時代——，至於米羅斯的維涅拉則是女性的裸體意識，適合於其發展的許多階段。只是許多，而不是所有的一切。基督教徒有他們的女性的裸體意識。這在 Vyzantine 的聖像上可以看到。人人都知道，Vyzantine 聖像的崇拜者都很強烈地『懷疑』米羅斯的以及一切其他的維涅拉。他們把它看做魔女。在他們可能的地方，都把她毀壞了。後來又有一個時代，白種人們又喜歡了這古代魔女，這個時代就是歐市民準備解放運動，即在一七八九年原理中所明顯表現出來的運動。所以我們可與屠格涅夫恰好相反的說：米羅斯的

維涅拉在新的歐洲愈『無疑義』，愈是歐洲人民宣佈一七八九年原理底成熟時期到來。這不是詭辨，而是赤裸裸的歷史事實。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史底整個的意義——站在美的見解上來說——就是在於人類裸體的基督教禮拜堂的意識，已漸漸的爲都市解放運動所限制而發生的意識排擠在後面了。十六世紀社會的上層對於藝術的興味，無怎樣說是例外，而拉斐爾的聖母却是現實意識戰勝基督教禮拜堂的意識的藝術表現之一，這是毫無爭辯餘地的。

在某一定的時間，在某種社會裡或者社會中之某一階級中居統治勢力的美的意識，部分的是基於人類發展造成種族特性的生物學底條件，另部分則是基於該社會或者該階級底發生與存在的歷史條件。惟其如此，所以它常常是被完全肯定的，但決非絕對的即有條件的內容充實起來。誰若是只注重『純美』，那這也不能使他自己脫離決定他的審美的趣味底生物學和社會歷史的條件而獨立，那只是或多或少的有意地閉上眼睛不看這些條件罷了。忒奧費爾，高底葉一派的浪漫派就是這樣，我已經說過，他對於詩的作品形式之特殊的興味，是與他的社會政治的超然主義密切連繫着的。

這超然主義之所以能提高他的詩的作品底價值，是因為它在資產階級的凡俗，妥協與輕率的勾引之下護住了他。但是超然主義既是限制了高底葉的視野，阻礙了他領悟那時代的先進意識，它也就降低了他的詩的作品底價值。

爲藝術而藝術的傾向，發生和堅固在從事藝術的人們與其週圍社會環境存在了絕望的附加物的地方。這個附加物在藝術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程度，是要看它佐助着藝術家們高出於其週圍的社會環境到何種程度。尼古拉時代的普希金便是如此。浪漫派，巴爾納斯派以及法國的初期寫實主義者也都是這樣。舉出許多的例子，都可證明，凡是在存在了上述的附加物的地方，永遠是這樣的。浪漫派，巴爾納斯派與寫實派打起叛逆旗子，反對圍繞着他們的社會環境底凡俗的道德，但他們却未反對這凡俗道德生根底社會關係。恰恰相反，他們咀咒『有產者』，他們却始而無意識地，繼而完全意識地尊重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在新的歐洲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解放運動愈益加強，德國的爲藝術而藝術的同情者也就對這資產階級社會愈加意識的密切起來。他們這種密切連繫愈加意識的，他們也就愈少有可能停留於對自己作品的思想內容底淡白態度上面。但是，他們對於革新整個社會生活底新的潮流的盲目態度，遂使他們的見解成爲錯誤的，狹隘的，一面的東西，並且減低了表現在他們作品中的意識的質量。經過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學校的作家中之傾向於神秘主義和頹喪情諸之勾引而致的法國寫實主義底窮路狀態，便是這必然的結果。

關於這個結論在下面將加以詳細的檢討。現在可以結束了。在結尾中說幾句關於普希金的話吧。

當這個詩人擊毀『賤民』的時候，我們在他的話中是聽到許多的憤懣，而聽不到凡俗，像皮沙列夫之所說的。這個詩人責斥高卓的羣衆——就是高卓的羣衆，而不是處於當時俄國文學底視野之外的真正的人民，——說對他們（高卓的羣衆——譯者），釜底的黑迷沙比培爾威迭爾的亞波洛還貴重的。這就是說，他們的狹隘的實際性他是不能忍受的。僅僅如此。他的堅決的不希望教導羣衆，祇是證明他對於羣衆完全絕望的見解。在他是沒有絲毫反動意味的。普希金較之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底擁護者高底葉很大的優越就在於此。自然，這個優越是有條件性的。普希金未曾嘲笑過聖西門主義者。但他許是沒有聽到過他們。他是誠實而寬大的人，不過這個誠實而寬大的人從少年時代便領受了某種階級的偏見。另一階級消除這一階級的剝削對於他應該是不可能而且可笑的空想。假若他聽到過消除剝削的某種實際計劃，尤其是假若這計劃在俄國造成一種騷亂，如聖西門的計劃在法國所造成的一樣，那麼，他振奮起來在爭論的論文中和嘲笑的詩裡反對它們，是十分可能的。他關於俄國農奴狀況比西歐工人階級狀況優越指出的幾點——論文『途中冥想』——使我們不能不這樣想，在上述的場合理，聰明的普希金的判斷較之不甚聰明的高底葉差不多是同樣錯誤了的。祇是俄國經濟的落後把他從這可能的弱點中救拔出來。

這是舊的，然而常常是新的歷史。當某一階級靠剝削在

經濟上比自己低一級的另一階級而生存的時候，當這剝削階級在社會中獲得了完全統治的時候，所謂前進便是這階級底向下退落。所謂經濟落後國統治階級底意識較先進國為高的謎，初看去似乎不可瞭解而且不能有的現象的謎，實際上就在於此。

俄國現在經濟發展所達到的階段，已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底擁護者，成為建立階級剝削階級基礎上的社會制度底有意識的擁護者的階段了。因此，在現在的俄國所謂『藝術底絕對自主』，是含有不少社會反動的僻論。但在普希金的時代還不是這樣。這是普希金的很大的幸福。

我說過，完全缺乏思想的內容藝術作品是不會有的。對這意思我又補說過，不是每種意識都能做為藝術作品底基點。給予藝術家真實靈感的，只是能促進人與人之間合一的東西。這合一所有的範籌不是由藝術家來決定，而是由他所隸屬的整個社會達到的文化程度來決定。但是，在有階級的社會裡，更要視乎階級底相互關係，以及各階級之中每一階級在現時發展到什麼地步。當資產階級剛剛從貴族與僧侶的束縛下解放出自己來的時候，即她本身還是一個革命的階級時，她領率了同她合組成『第三』等級的整個勞動羣衆。這時資產階級的先進意識便是『除開特權階級之外的整個民族』的先進意識。換句話說，那個時候做為資產階級立場的藝術家們作品對像，人與人之間合一底範籌是比較大的。但是

當資產階級的利益已不是整個勞動大眾的利益，尤其是當資產階級的利益與無產階級的利益轉入衝突敵對的時候，這範疇便就很縮小了。如果羅斯金說，守財虜不能歌唱他的失去金錢，那麼，現在已經到了資產階級的情緒，接近守財虜為自己的財產，而悲泣的時候了。其中所不同的，祇是守財虜是悲泣已完成的喪失，資產階級則是因喪失而失去精神的安定，雖然這喪失是還在將來。『壓迫別人——我拿傳道的話來說——智者變為痴人』。這樣的有害的行為應該對於智者（甚至對於智者！）有使其失掉壓迫別人與可能底危險。統治階級底意識失去其本身的價值，是與統治階級滅亡的成熟同時並進的。

我說過。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藝術家們，澈底地保持住藝術而藝術的理論，現在比以前困難。這種說法連蒲爾謝都承認的。而且說明他的更特別堅決。他說：『當說到有關於祖國和文明底未來的可怕的國內戰爭時，平淡的記年史底作用對於有思索力的理智和有感覺的心情是不可能的』。暫且引到這裡。有思索力的與感懷的人實際上不能停留於現代社會中所發生的國內戰爭之不相與的旁觀者地步。如果他的視野已為資產階級偏見所圈定，他便要站在『營壘』的一方面；如果他沒有傳染上這偏兒，他便在另一方面。就是這樣。但是，並非所有的資產階級子弟們——自然，其他階級的子弟亦然——都有思索的理智。有思索力的人們之中，

有的不常是有感懷的心情。這樣的人們很容易地成爲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底始終擁護者。這理論最宜於社會利益的平定，雖然這社會利益是極狹隘的階級利益。然而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擬展此種類似的平定，比其他任何社會都要廣大。在以高尙的原理——自爲自，上帝爲全人類——底精神教育整個一輩人的地方，那裡出現只是關心自己和爲我的利己主義者，是十分自然的。實際上我們在現代資產階級之中所遇到的這樣的利己主義者，比任何時候都要多。關於這一點，我們有著名的資產階級意識學家之一的非常貴重的證明，這就是莫理斯，巴雷斯。他說：

『我們的道德，我們的宗教，我們的民族感情，全都被破壞了。從這裡邊我們再不能找到生活的模範。在我們等待我們的教師爲我們規定出真純的實理期間，我們要保持住唯一的現實，保持住我們的我』。

當人們除去他自己的『我』以外，一切都破壞了的時候，什麼也不能阻礙他對於發生在現代社會懷抱中的偉大戰爭起冷靜的編年史作者底作用。不是的。那時還有些什麼足以阻礙他起這個作用。這所謂有些什麼，恰巧正是我們上面引用的巴雷斯的引文中明顯表示出來的那一切社會利益底缺乏。對於鬥爭，對於社會既無絲毫興味，做人們的社會鬥爭編年史的作者爲的是什麼呢？關係鬥爭的一切將給他以不可制止的疲憊。如果他是藝術家，則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關於戰爭

不會有什麼象徵，他在那裏只是整理『唯一的現實』，即自己的『我』而已。但是，因為除去自己以外，再沒有另一個社會，總免不了寂寞，於是他為自己便想像出一個幻想的『海外』世界，高高的站在人間和人間諸問題之上的一個世界。現在藝術家中的許多人就在這樣做。我們咀咒他們。他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的。你看我們的鄰國人黑比斯夫人是怎樣的寫着：

『我認為祈禱是人生底自然的與必然的要求。每個人都必定地祈禱或努力的去祈禱，——不管他是否自覺的，也不管這種祈禱是由什麼形式傾注出來，更無須去問他是向什麼神祈禱。祈禱底形式是視乎每個人的能力與志願。一般的詩歌，尤其是韻文均為言語的音樂，然而這僅是人們所採取的我們的祈禱底靈魂形式之一而已』。

自然，這種把『言語的音樂』和祈禱視為一體，完全是沒有根據的。在詩歌底歷史中曾有很久的期間，詩歌與祈禱毫無任何關係。但是，並無必要爭辯這個。對於我個人這裏重要的是在介紹讀者熟知黑比斯用的名詞，因為如果不熟習這個名詞，則當讀到下面引用的實質上對於我們重要的引文時，會使讀者發生誤會。

黑比斯夫人繼續說：『現在每個『我』成為他自己所不明瞭的，不需要的，特殊的，孤獨的，和另一個『我』分離的，這是我們的罪過嗎？我們每個人都熱烈地需要瞭解和實



重我們的祈禱，需要反映出我們心靈中瞬間的充實的詩。但是，對於秘藏着另一個『自己』的另一人，我的祈禱是他所不瞭解而沒緣分的。孤獨的意識更使人們彼此分離，使其成爲單一的，把靈感封鎖起來。我們知道在人們同誰都不能往來，我們羞愧自己的祈禱，我們說，半音地低語似的說自己，也祇是暗示着和了然自己』。 (未完)

# 文學是天才的表現嗎？

洛 如

(一)

有些唯心論的文學家謂文學是天才的表現，與所受的教育和所處的環境無關。新月派的健將梁實秋，即是這派之代表者，他說：

『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科學，藝術，文學，宗教，哲學，文學，以及政治思想，社會制度，都是少數的聰明才智過人的所產生出來的。當然天才不是含有絲毫神聖的意味，天才也是基於人性的。天才之所以成爲天才，不過是因爲他的天賦特厚些！眼光特

別的遠些，理智特別的強些，感覺特別的敏些，一般民衆所不能感覺，所不能思解，所不能透視，所不能領悟的，天才偏偏的能。所以極自然的，極合理的，在一個團體的生活裏，無論是政治的組織或社會的結合，總該是比較的優秀的分子站在領袖者或統治者的地位，事實上也常常是如此。比較的優秀分子，佔據公衆生活的中心，如其完全是賴于他的聰明才智以達到這種地位，這便是一個常態的自然的路程。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團體，有這種的優秀分子領袖統治着，那就是幸福。

——新月雜誌革命與文學

但是，一切的文明，是一定社會的物質的產物，絕不是甚麼天才的創造。我們要知道：人類的歷史不斷地增加牠自身以豐富的內容，這豐富的內容，就是人類積蓄文化的過程。所謂科學、藝術，文學，宗教，哲學，以及一切精神科學的對像，即梁氏所謂一切的文明，莫不是集團的人類之產物。至於所謂「天才是因他的天賦特別的厚些……」這更是淺薄的見解。須知不論甚麼文學家都不能離開當時已經存在的一切的材料，他的天賦即使厚些，也不能在空洞的無中生有來。他必定要從科學所提出的問題，實際所指示的諸要素，纔能出發他的研究，他們的意志，無非是從外的境過引出其活動的動機，並不是天賦厚些的關係。天才是天賦厚些的話，實在是很神妙的。至云「社會結合總是優秀的分子站在領袖

者的地位，」這種事實，我們也不能否認；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優秀分子站在領袖地位，就是甚麼天才表現。須知優秀分子站在領袖地位，也是社會環境的促成，而並不是天才的表現。

日本島兒獻吉郎，把文學家分作兩派，即天才派與努力派，也認為有一部分文學是天才的表現。他說：

「作者寫出自己所感動的。或者是由苦心之後推敲之餘所作成的。或者是由直觀的發表自己的感興，毫無思索的作用，及加以潤色。前者底苦心派，是努力主義，修辭主義，困學而勉成的。像司馬相如的含筆腐毫，張衡十年作成二京賦的是。後者底直觀派，是天才主義，自然主義，開口即語語成玉，援筆而字字生花。像曹植底七步成詩，李白斗酒詩百篇是。努力的結果，或本能稱雄于生前百年，一代的名譽，常屈于天才的詩人，但最後的勝利，總歸此派之手。如左思之于陸機。天才的效果，在多多益辨，篇篇金玉，未始不出人意表，使讀者有一唱三歎之妙；但天才底作品，對於偉大莊嚴的美，却每有降伏于努力派之概。」

#### ——中國文學概論

他把作文的快慢，而定作者的天才與努力的鴻溝，這實在不是科學的見解。我們要知道：文學與教育和質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假設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無論怎樣去「推敲」，

絕不會有驚人的作品出現；同時沒有受過文學訓練的人，無論怎樣聰明，也不會有「七步成詩」和「斗酒百篇」的事實發現。所以世界上沒有天生的文學家，都是由後天的教育造成的；不過，在同一教育程度和同一物質環境之下，那就有聰明之分了。我們不要迷信帶有神祕性的「天才」呵。

## (二)

文學與教育有很重要的關係，我們可以找到科學上的證據。蘇非 Sofia 大學教授奧丹 Alfred Odin 考察一三〇〇至一八二五之間的文學家，有八二七之多，其中有八一一是受過良多教育的，茲將其統計表錄下：

時 代	良好教育	惡教育或無教育
一三〇—一五〇〇	三三	一
一五〇—一六〇〇	一一〇	二
一六〇—一七〇〇	一九二	七
一七〇—一七五〇	一四五	一
一七五—一八〇〇	一九九	四
一八〇—一八二五	一三二	二
合計	八一一	一六

### ——天才的起源

由此可以知道教育對於文學家的造成，是非常重要的，而是他們的發展上不可缺的條件。同時也可以說這個統計表，就是文學與天才沒有多大關係的一個反證。

其次，物質境遇，與文學也有很大的關係。假設物質境遇不良，無論怎樣聰明的人，也沒有在文學上發展的機會。奧丹又考察文學家在青春時代的物質境遇，至六一九名之多，其中有五六二名是在青春時代無一切物質的憂心者，其統計表如下：

時 代	青春時代無一切 物質的憂心者	在貧困不安中 過其青春者
一三〇〇——一五〇〇	二四	一
一五〇一——一六〇〇	八一	四
一六〇一——一七〇〇	一五七	九
一七〇一——一七五〇	八九	一二
一七五一——一八〇〇	一三八	二〇
一八〇一——一八二五	三七	一一
合 計	五六二	五七

### ——天才的起源

由上表看來，更可以證明那以天才不必定要優良的物質境遇，是不論貧富家庭都有產生的意見的謬誤了。所以貧民成文學家的機會，真是比富人要少得多，奧丹又說：

『即單就其所成長的經濟條件以言，安樂家庭的小兒是比貧困家庭或經濟地位不安定的小兒，在文學上，其成名機會，至少多至四十倍或五十倍。』

### ——天才的起源

奧丹又把法國文學家所屬的階級加以研究。他把全人口

分爲五大階級，即貴族，司法，自由業，資產市民，勞動階級。據他研究的結果，有名的文學家，不是任何階級都同樣有其產生，茲錄其統計表于左：

社會階級	有才能的文 學者	天才的文學者	各階級全人口 的文學者人數
貴族	一二五	三四	一五九
司法	一五七·五	二九·五	六二
自由業	一一六·五	二七	二四
資產市民	六二	一〇·五	七
勞動階級	五〇	一一	〇·八
合計	五一一	一一二	——

照上表看來，貴族，司法及自由業，幾乎是獨占着文學界，有才能的文學者的百分之八十，及天才的文學者百分之八十二，是從這當中產生出來。我們要問問：貴族，司法，及自由業，在全人口中，本占最少數：爲甚麼在文學界竟占最多數呢？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的特權階級的關係吧。于此，我們更可以明白：所謂天才，與經濟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出身于物質環境優美的家庭，受有良好的教育，且青年時代無物質的憂心，這都是「天才」的造成上有莫大的可能性；至于家境寒苦，又能在文學具有地位者，實在機會很少，有人謂天才問題，就是階級問題，誠非虛語。準此，文學還是天才的表現嗎？

# 晨

(獨幕劇)

此君

- 人 胡君達 年三十五歲左右。白華火柴工廠經理。短  
鬚，洋服，炯炯有神的眼睛，代表着他善  
於計籌的一切。
- 謝淑薇 胡之第三妾，幽鬱宛約是她的神態，年二  
十歲，昔為白華火柴工廠工人。
- 許春麗 謝之隨手婢，年貌與謝相若。衣質樸而整  
潔。
- 大姨太 她們都是打扮得非賞妖艷。年在二五與三  
二姨太



十歲之間。

馬作霖 謝之情人，（不登場）

時 近代

景 謝之梳粧室，右手安着門，湖色門帘，室中小圓棹上置有新式留聲機及台鐘各一具。正北爲梳粧，大塊着衣鏡安在台後的牆上，鏡左立着衣架，大沙發四個無秩序的列在室中，左邊通樓房——謝之閨闈，有梯。

## 第一場

時鐘正敲着九句，門外送來一陣賣杏仁茶的聲音，賣燒餅油條的聲音。

謝淑薇 （披着睡衣從樓房下，把它腿下，順便披上一件灰鼠皮大衣，把身體擲在沙發上，隨着彈簧顫動一下，擦擦睡眼，對鏡凝眸，長嘆着。）唉！看看離失身的日子又快兩個月了！

許春麗 （捧着臉水進來，小心地擺好了一些胰子，雪花膏，香水之類。）是不是今天該熨頭髮了？

謝淑薇 （搖一下頭，髮并不曾蓬亂。）不用，梳一下就成了。

許春麗 等一會老爺又該說啦！

謝淑薇 （滿不高興。）我不愛熨嗎！

許春麗 還是熨一下的好。

謝淑薇 爲的什麼呢？（一邊開始洗臉）

許春麗 大姨太同二姨太不是天天得熨一下的麼？

謝淑薇 爲什麼我必要同她們相比呢？

許春麗 太太……不是明白地彼此在比賽麼？

謝淑薇 比賽，是的，也許吧；但是，這該是什麼想頭呢？

許春麗 唉，好比花，也得分個鮮紅綠黛，爲的是爭妍爭鬥艷呀！我想，一朵紅花，總比一朵白花來得鮮艷。

謝淑薇 但是，我喜歡的是白色的花潔麗冷淡得多。好比水仙蘭花，茉莉，不是顯然比牡丹，芍藥潔麗得多麼？……要是我願意自比一朵水仙。

許春麗 但是，人家愛牡丹同芍藥的是多數，一個女人，正像一朵鮮花，生成是讓人來愛的。

謝淑薇 （洗完了臉攏着髮。）嘿，水仙或蘭花也不見得是被人嫌棄的吧？

許春麗 不過真有一朵水仙或蘭花樣的人，正自恨不爲牡丹同芍藥呢！

謝淑薇 啊！爲的是討人家歡喜吧！

許春麗 這不是自然的嗎？

謝淑薇 （坐下）自然的！（點頭）對，自然的！就如我，從前是一個工女，現在忽變成了這樣的人，也該是自然的吧。……（稍停）啊，我問你，她們，大姨同二姨對我怎樣批評呢？

許春麗 她們，當然有点嫉妬你吧，她們年紀大，也不如你

美。

謝淑薇 真也有人嫉妬我嗎？

許春麗 那就是你有使人嫉妬的地方的緣故；太太，這便是

謝淑薇 這便是我的命好吧！對！現在所穿所吃的，是比從  
舒服得多了！

許春麗 老爺不是對你也很好嗎？

謝淑薇 嘿嘿，我是非常高興了嗎？

許春麗 我想，該是這樣的。

謝淑薇 （站起來，撲粉抹脂換着一件淡綠色的春衣。）好  
！這樣是個十足的姨太太打扮了。

許春麗 太太，你是美的，就是我，靠着主子的漂亮，也叨  
光了。（一邊收拾化妝品）

謝淑薇 對！我得更要熨熨頭髮啦！爲着你，不，爲豎筆目  
己。

許春麗 這也是自然的吧。

謝淑薇 （頓一下腳）但是，我們硬要同自然打對呢！

許春麗 （稜住了。）我，那，太太，我不懂得。

謝淑薇 你！你，你口口聲聲自然，你並不懂自然嗎？

許春麗 我想，一個人，跟着命運走，不要胡思亂想，是不  
會錯的。（拾起一隻鞋來）就比這隻鞋吧，隨便在  
誰的腳上，它便跟着誰走動的。因此，誰得有雙鞋  
，鞋是不落空的，這便是我的意思。

謝淑薇 那末，依你說，我得……

許春麗 我想，太太，你是不要同大姨二姨分個我清你濁的。

謝淑薇 咳！（頹然倒沙發上，）得了吧！好！你說得好！

許春麗 （捧着臉水出倒，一會轉來，）太太，老爺起來了。

## 第二場

謝淑薇 （打着口哨，獨自一人玩弄一隻石膏模型，失手把它打碎了。）糟了！（拾起來）背時透了！……好，買過一個來；是的，花兩塊錢，（隨便拋去，模型便成盞粉凝視久之。）許春麗復入。

謝淑薇 瞧！那個！

許春麗 爲什麼？

謝淑薇 失手的。

許春麗 那不算了嗎！（將石膏的粉片，搬在門灣裡。）

謝淑薇 當然！春麗，在我，是買過一隻來，花兩塊錢。算不了什麼損失，不是嗎？我並沒有損失啦！損失的是它自己，在我的手下，它是被我糟蹋了！咳！……春麗，像我，也會同它走到一條路去的！咳！春麗，能依人，我得要……

許春麗 要怎樣？

謝淑薇 這，這裏實在……咳！

許春麗 太太，我想，不要，自尋煩惱的好。

謝淑薇 能依人，春麗，你不知道我嗎？我假使能脫離這裏。

許春麗 不能那樣容易的啊！太太！

謝淑薇 你知道，我的母親是死了。

許春麗 這是什麼意思？

謝淑薇 我沒有累贅了。

許春麗 那也，那也是沒有用處的，太太。

謝淑薇 這樣，春麗，我一定要走到被人拋棄的時候，正像那隻石膏一樣！真的……！春麗，我總好像失掉一件東西似的，天天打扮得妖精一樣，這是爲的什麼呀！

許春麗 不要想得太遠吧！太太，那是與你不好的。

謝淑薇 不過，我是一無所長的。

許春麗 所以，饒恕我！太太，你離不開這裏呀！

謝淑薇 不過，從前我在工廠裏，一樣把我自己養活了的。

許春麗 但是，太太，你還是畢竟到這裏來了哪！

謝淑薇 唉，（雙手蒙臉，既而放下。）春麗，老實告訴你，在工廠，我有一位熟識的工友，那是一個年青有力氣的男子，他是那樣的誠篤，直率的一個人……  
…咳！現在……

許春麗 把他忘記了吧。當作做過回那樣的夢！

謝淑薇 何嘗不是呢！但，就是夢，只要是香甜的夢，也不會把它忘記的，何況……春麗，一個人的良心，一個人的情義，不是隨便可以把它檢起，又隨便可以把它拋棄的。

許春麗 這樣，你不是太苦了嗎？

謝淑薇 我真想不到，真想不到陷到現在的地步！（捏着拳頭緊緊地，）這是誰的罪孽？誰的罪孽！我要！……我一定要……（握春麗的手，熱烈地），春麗，像現在，簡直坐在牢獄裏！不，一個要飯的，不，一個娼婦一樣！

許春麗 莫太負氣了。一個人，得脫離火坑的，還是脫離火坑的好。

謝淑薇 但是，現在不也是火坑嗎？

胡君達 （從門外攢入）什麼火坑？什麼火坑？

許春麗 （唾口而出）講一個火坑裡的故事，不是從前……老爺，早上好！

胡君達 大清早晨，不要亂嚼舌頭。

許春麗 唔（下）

### 第三場

胡君達 （坐在謝對面）淑薇，你今天越發漂亮了！

謝淑薇 （微笑）不見得吧，這都是你把我裝成這樣的。

胡君達 不，珍珠生在泥坑裏，寶貴還是生來就寶貴的。

- 謝淑薇 是嗎？那末……
- 胡君達 我真高興，娶到你，娶到我所想娶的人。
- 謝淑薇 我的運氣好吧。
- 胡君達 你的運氣自然好啦！要不然，現在一樣在那裏包火柴，穿破衣的蓬頭鬼；不，那是散髮的仙子，哈，來，過來……過來呀！讓我……
- 謝淑薇 （依然未動）當初，我是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 胡君達 對呀！誰有意外來的運氣，我想是夠你喜歡的吧！
- 謝淑薇 我謝謝你的錢！
- 胡君達 不要爛舌頭，我愛你啦！
- 謝淑薇 愛我的什麼？
- 胡君達 漂亮啦！
- 謝淑薇 還有嗎？
- 胡君達 年輕啦！
- 謝淑薇 還有嗎？
- 胡君達 聰明伶俐啦！女人一漂亮，二年青，三聰明，那就是一樁行貨一樣的，爭着買，誰的錢多，誰便到手，誰便把它享用。
- 謝淑薇 這真說出你的心了！
- 胡君達 當然的，假使你不漂亮，不年青，也不聰明的話，不是鬼也瞧不起你的嗎？話可說回來了，那些工頭們是喜歡你們的。啊！我問你，那個混蛋——馬作

靈，對你怎樣，告訴我！既往不咎……

謝淑薇 爲什麼提起他呢？

胡君達 怕有一手吧？

謝淑薇 隨便你猜。

胡君達 我已把他開除了！

謝淑薇 真的，不過那不關於我的事。

胡君達 現在，還不能忘情吧。

謝淑薇 請你說一點別的，我懇求你。

胡君達 像那樣一個傢伙，曾一度作過你的情人，也許永遠是你的情人，不能不令人有些嘔氣。

謝淑薇 所以你把他開除了。其實，你錯了！完全你是錯了！

胡君達 說他是被冤枉了嗎？嘿，那才好！我唯願他是被冤枉的好！

謝淑薇 ……………

胡君達 好，不要使你難過，過來，過來呀！

謝淑薇 （趑趄上前）……………，

胡君達 （拉着她的手，忽然發覺了被碎的石膏模型）那，那是爲什麼打碎了的！

謝淑薇 剛才失手把它打碎了。

胡君達 這可沒有意思。我問你，淑薇，你打過茶杯或玻璃嗎？那才有味，碰的一聲，知道嗎？淑薇，我在生



氣的時候，愛打玻璃……可不要使我生氣啦！那是很凶的。我一亡了眼，明白吧，我殺過人！有一次一個混蛋罵我的娘，我的火一上來，一手槍把他斃死了。其實，現在想來，也不必。

謝淑薇 就是那樣白殺了嗎？

胡君達 自然，人是死了，永遠張不開眼來的。不過，也倒霉，花了千塊錢的運動費，算作了「正當防衛」了事。

謝淑薇 唉！

胡君達 爲他可惜嗎？

謝淑薇 爲的是那千塊錢啦！

胡君達 （拉着謝坐在他的膝上）你真有趣。把兩月以前的你打比，我是成功了。不是吹牛！

謝淑薇 什麼事，到你的手上，沒有不成功的。

胡君達 有時候我也失敗，譬如工廠裡碰着罷工的時候。

謝淑薇 不是畢竟還是你贏了嗎？

胡君達 那你可不懂得，淑薇，沒有你，我真枯寂死了，當我在疲勞的時候，只要你一笑，我便痛快了。（吻她既而推開她，）淑薇，這一來，我又想起那個混蛋了。我想，那傢伙一定也吻過你！

謝淑薇 （離開他的懷）我當初並沒有想到會嫁你，要不然……（走出門去。）

## 第四場

胡君達 (抱膝沉思，若不勝其懊喪者，五分鐘後大聲招呼

許春麗，)春麗！春麗

許春麗 來了！(門外的應聲，人便接着進來了。)

胡君達 (注視她，)替我開話匣吧！

許春麗 是。

胡君達 我問你，太太每天同你談什麼？

許春麗 不是左右談些家常便飯的事嗎。(微笑)

胡君達 怕也得談談你們的心吧？

許春麗 我不懂得。

胡君達 不要裝腔！來！告訴我！

許春麗 還不是談些什麼衣服時髦，誰的太太漂亮……，

胡君達 怕也得談談誰的丈夫漂亮吧？

許春麗 (她已懂得他的來意不善，但並沒有驚恐，)自然  
，大家是至少要誇誇自己的老爺的。

胡君達 誰的老爺？

許春麗 不是太太的老爺嗎？

胡君達 你不是也叫我做老爺的嗎。哈，哈，(拉着她的手  
。)

許春麗 (撒開)我不過是你的動用人罷了！

胡君達 不能多一點嗎？

許春麗 不能！(搖頭微笑，)

胡君達 總有一天，我會要你多一點的？

許春麗 「老爺有是錢」！

胡君達 小姐有的是貌呀！

許春麗 說正經話！唱什麼片子？

胡君達 愛之集合啦！集合之愛！春麗！不是嗎？

許春麗 （一邊開着留聲機）我不要什麼「集合」！

胡君達 （站在她的身後，搖頭擺尾的和着，忽然瘋狂似的拍她的肩，）……“you are my dear, my love, Porode”（機聲停止，挽住她坐下，）

許春麗 （掙扎着，）我得要聲張啦！

胡君達 哈，那有什麼用處呢！告你吧！這裡便是我的世界！春麗，你太迷人了，可是迷人是迷人，還得要妝飾一下啦，擦上粉，打上胭脂，換一套衣服，一雙高跟鞋……那她就……（狂擁她）！讓我……（強吻着她，）

謝淑薇 （悄悄牽簾而入，憤火中燒，顫動地指着）好！好！

胡君達 不免一陣臉紅，但隨即變成滿不在乎的樣子，）好什麼？

許春麗 （很大方的）太太，不要生氣！

胡君達 是的！太太，不要生氣啦！

謝淑薇 ……………

胡君達 好！我來賠禮！來！一百塊錢一套的春衣，不算少吧！就是這樣和了，不要這麼大的醋勁！（上前拉她，）來呀！

謝淑薇 （站開），呸！

許春麗 太太，這不更是自然的麼？一點也不奇怪。

謝淑薇 （新的感悟）對！（抱着許狂吻）作靈！春麗！我的愛人！……我，你瞧吧！我的心，春麗，不，作靈，我的心依然是你的啦！……春麗！也是這麼一天的早晨，我同他在西北公園裡，呀！那是多麼痛快的一天啦！這樣假抱着，他，作靈，他要求我嫁給他，他說：我們都是窮苦的人，只有我們窮人的愛，是真實的，寶貴的！一個窮人不能妄攀富人的憐愛，正像一個富人不能降格來體惜窮人一樣；他說：如果我嫁了他，他會扶持着我，不讓人來侵凌我，弄玩我，除了彼此吃點苦以外，我們的精神是活潑的，自由的；他說：富人討姨太太，逛婬子，完全拿錢來買弄人家的肉體，高興，檢起來攔在手上，不高興，丟掉，毀掉，燒掉，一點也沒有顧惜的；但是春麗，天啦！我的作靈！……

胡君達 （至此氣憤極了，凶暴地拉開她們，抓那謝的頭髮，）你，娼婦！

謝淑薇 （慘笑，）春麗！你瞧！我的頭髮！你不是剛才叫

髮頭髮嗎！

胡君達 告你吧！我儘有能力把你處死的！

謝淑薇 當然！我本來就是那隻石膏模型嗎！

許春麗 （愴痛地）我，我真不曾想到……

### 第 五 場

大 姨  
二 姨

（門外的聲音）什麼事啦！什麼事啦！（捲簾，彼此相視爲得意之笑，）春麗，你不勸勸老爺嗎？

（胡君達粗暴地將謝推倒，用脚踢她，但被許抱住  
了，門外送來一陣工廠裏的汽號聲音）

許春麗 （哀懇似的）老爺，是上工廠辦公的時候了！

——幕——

# 介紹與批評

## 從龐雜的糗稜到尖銳化的明顯

### ——由「五四」到今日——

屏 羣

被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曾經產生了許多所謂新文化運動的巨子。由於這些巨子們「烘雲托月」式的顯示自己的偉大，這一運動又被提高為史實的劃時代的運動。更進而一般自認為承受新文化的後起之秀——甚致後生小子們，每提筆為文或「現身說法」，必以「自『五四』運動以來」這個時髦而冠冕的詞句為開始；多如牛毛的學者教授們，也都由此而成名。

據陳高備君說：「……惟從此以後，文化運動這個好聽的名詞，便使一般自居清高文雅而又要假冒革命的文人學士視爲最安全最出風頭的絕好招牌了。所以販賣美國資本主義思想的胡適固然是以新文化運動的元勳自居，就是沿襲中國封建思想的梁漱溟亦要爭取文化運動的領導地位；杜威，羅素，柏格森固然成爲文化運動家的偶像了，就是釋迦牟尼，孔子，耶穌亦成爲文化運動家的招牌了；唯心論的玄學家固以新文化運動自號，十八世紀的機械論者亦要努力於文化運動；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固被衆人稱爲新文化運動的最好材料，就是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張競生的性史亦要自居爲新文化運動的宣傳品；乃至如梅蘭芳的貴妃醉酒戲劇，明星公司火燒紅蓮寺影片，無不隱隱然以文化運動自居。總之，自從文化運動這個名詞被人承認之後，一切醜異怪誕的東西，便都藉這個好名詞以流行於人間了」。當「五四運動」以後的六七年間，中國思想界的五花八門的形形色色，却曾盡了龐雜模稜的能事。但若想認清其所以然的原因，則必須對「五四運動」的價值獲得真確的估量。這個舉世驚動的文化運動的掀起，事實上絕不是大時代將到臨之前夕的演奏。祇可稱作是舞台序幕未開場前的後台紊雜的準備。更具體扼要的說：所謂「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運動，祇是資本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鬥爭的運動。中國的社會，自從東周之初封建制度正式完成，中間因爲生產技術的不

發達，一直綿延了二千餘年，封建制度雖然因時代而稍有變易，但大體上說來，主要的生產方法與生產關係是毫未曾變易。所以封建社會的典型思想——儒家哲學，變來變去仍不脫封建意識的根本形態，因為社會的經濟基礎沒有變化，社會的意識形態，絕不能自動的有所變化。

凡文化運動都是新舊社會意識的鬥爭。形成「五四」時代的新舊意識鬥爭的社會經濟基礎，是由於二十世紀社會經濟的國際化，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必然的力量向產業落後的弱小民族實行經濟的侵略，產業落後的老大的中國，舊的社會經濟基礎也便遭到了空前的厄運，也就是舊的手工業和保守的農村經濟都橫被摧殘。隨着經濟基礎的崩潰，而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便開始緩和的或急劇的被否認了。所以在「五四」前後，中國固有的舊禮教，風俗，道德，在「從新估定一切價值」的高潮下，被打得落花流水。當時以這種材料為主幹的定期刊物，南方有「新青年」月刊，北方有「新潮」月刊。同時，是大量的輸入歐美的所謂新思想——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看了下面的胡適這段話，更可證明「五四運動」，無疑的就是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新文化的大貢獻在於指出歐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質文明比我們高明得多，連思想學術，文學美術，風俗道德，都比我們高明得多。陳獨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運動祇是擁護兩位先生，一位是賽先生（科學），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吳稚暉先生後



來又加上一位穆姑娘（道德）」（「新月」第二卷，第六，七號，「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胡先生所謂「歐洲的新文化」，當然就是歐洲的資本主義文化，所謂賽先生是資本主義的科學，德先生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穆姑娘也不過是資本主義的道德。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根本是建立在無政府主義的自由競爭上，因之個人主義的思想就成爲資本主義文化的根本思想了，所以胡先生又說「新文化運動底一件大事業是思想的解放」，這裡所謂解放當然就是指思想自由而言，而思想自由的極端則是個人主義。

經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固有的社會經濟，和封建的社會意識形態，都遭到了動搖，甚致於崩潰的悲運。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乃隨之乘機而入。但中國資本主義方在預備開始發展的時候，而歐美資本主義已趨於沒落的途經；同時，中國又成爲維持其頹光返照的最後的商品銷場，原料採地，及投資處所的殖民地。在這種限制下的中國，已然斷定了絕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而將採另一種新的形式發展着。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既發生了動搖，建築在這基礎上的意識形態，被攻擊，被否認，是必然的。但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未得暢遂的發展，歐美資本主義式的所謂新文化，當然也不能盡量的接受。並且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潮已在勃興。所以反映到這破落戶的中國的思想界，或出版界，也顯示出錯綜複雜的形態。

保守的封建餘孽，對於舊文化頑固的擁護，已沒有多大的力量。倒是比較開明的如梁啟超，梁漱溟之流，雖一方竭力在故紙堆裏闡揚儒家思想，一方也在悲歎歐美資本主義的危運；另一方面任公先生更以中國的舊法寶，牽強的附合新興的社會主義的思潮，什麼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都不希奇，在神明華胄的大國裏，早經是「古已有之」，還是發揚咱們老大古國固有的文化罷。

以介紹歐美資本主義文化自任的典型人物，是胡適和陳獨秀，但是不久二人又分道揚鑠了。胡先生走向「整理國故」之路，埋頭於故紙堆裏；陳先生則走向社會主義之路了。胡先生之所以成名，又多賴於提倡白話文，偏偏遇到老古董林琴南，及「學衡社」諸君子的反對，誓死擁護典雅之文言，一時惹起懸然大波，白話文運動又儼然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主幹了。繼「文白之爭」起的是「科學與玄學之戰」，代表唯心論的玄學家是張君勱，張東蓀等「研究系」的大將；代表所謂科學家的是胡適，丁文江，吳雅暉等；折中二者的是梁啟超等；異軍突起代表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是陳獨秀。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唯心論者，尙能吐氣揚眉，絕無屈服之象。在彼時以前的「新青年」，及其他期刊裡，仍頗呈龐雜模稜之象。封建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雖呈龐雜之象，但我們現在翻開「社會主義討論集」一書，內容不但幼稚萬分，並且諸多錯誤，不用說是倡導，就

忠實的介紹也稱不上。民國十年前後的各地的定期刊物，內容是「兼容并包」，立場和態度都十分糢稜，很少有獨樹是一幟，標明某一主張，堅決的倡導，始終如一的。

自一九二五年革命的巨濤向全國流貫的時候，新興社會科學的研究著述，也隨之風起雲湧。這由於自歐洲大戰後，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更加速其形將崩潰的險勢，資本主義的文化，也更趨於沒落了。社會主義的思潮及其運動乃以更高度的勃興，向遠東的中國源源的播傳着。在複合的經濟組織下的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自然也呈現着複合的質量。但自一九二七年後，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興起，及農村經濟的衰微，從而影響到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破滅，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本可繼長增高；但有如下的兩種原因，致使新興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社會主義的文化運動，益加澎湃而不可遏：一是已然國際化的世界經濟恐慌的加甚，及其必然的產兒的世界革命高潮的激盪；一是自一九二七年後，原係為全國勞苦大眾謀利益的革命者，竟漸變為全國勞苦大眾革命的對象，對於資產階級，買辦階級，豪紳地主，及軍閥官僚的現實的統治者的不滿，與形成的反抗運動，必然的希冀着一種新的理想，以實現一種新的社會生活。

資本主義的文化與封建文化之鬥爭，已漸成了過去的陳績。資本主義的文化與社會主義的文化，又日趨尖銳化的以國際的形式在鬥爭中。表現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文化是

漸歸於沒落了。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由所謂「新月派」，及「法西斯蒂」式的「國家主義派」支撐着殘局；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藉着政治的力量，也在發展着。但因理論與事實上絕大的矛盾，基於三民主義的立場，對於現實的糾正，和新的方向的指示——也就是理論上的加新和充實，革命新動向的提示，更以潛伏的力量在發展了。再一個便是社會主義運動和其文化運動的飛躍的蓬勃。

普羅文學運動，初期是以革命文學和非革命文學的形式鬥爭着，也就是資本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的鬥爭。繼之在一九三〇年開始與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又成了新的對立，民族主義文學運動藉着政治上優勢的力量，表面上好像是壓倒了普羅文學運動，實際上其潛伏勢力，則仍在繼續發展中。錢杏邨君於「北斗」月刊二卷一期，「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回顧」一文，對於普羅文學，民族主義文學，和代表封建意識的文學，有很詳確的分析，這裏不必復贅。

由龐雜到單純，由糢稜到明顯，這是由「五四」到今日的特徵。新興社會科學研究，已由幼稚的介紹，漸趨於成熟的批判。三民主義運動，也由理論的宣傳，趨重於實際的探討。因為中國之為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已為一般人所公認。「研究系」，和「國家主義派」之流的對歐美資本主義的文化的抱殘守缺，已為最後反動的掙扎了。

最近的思想界，或出版界中，表現着三種新的特性：一，

是對中國經濟性的研究，內容包括中國社會之史的進程之現實的階段，和社會經濟具體的結構。這是研究並決定中國革命動向的先決條件。並為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的主幹部門。二，是任何一種專著，或定期刊物內容的單純，可以顯然的得知其立場，或其黨派的背景。尤其是定期刊物，已絕對拋棄「兼容並包」的方式，而採單純的，顯然的標榜了。如商務的「東方雜誌」，已然是定期刊中的末流了。三，是諸派小刊物的如雨後春筍的滋生，尤其自「九一八」事變後，僅在平市所見的就六七十種。大都是採取鬥爭的方式：對於現實的體認，指責，糾正；及未來應走之途徑的指示。代表某黨某派，為顯明的倡言立說。或適應某一新趨勢，為一貫之闡揚。抗日問題並成了中心的論點。

在一偉大時代將到臨之前，決定行動的理論上的鬥爭，是必經的階段，尤其在目前的中國，理論上的鬥爭，並伴着行動上的鬥爭，而同時存在了。

一九三二，四，五，於北平

鴉片戰爭以後，是經濟變動底開始；戊戌變法以後，是政治變動底開始；到了五四運動，那便承繼着戊戌變法中的文化變動和辛亥革命中的社會變動，而發展到登峯造極地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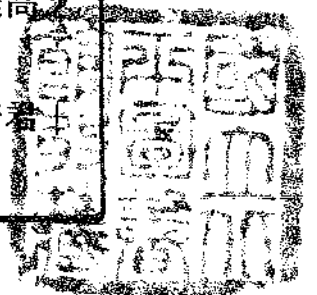
「物極必反」。盛之中原來是伏有衰的因子的。中國內面的和外面的矛盾，竟使五四的文化運動和社會變化（註：這裏不僅指社會成份之有新的出現，而且包括家庭，婚姻，風俗等等的變動。）急轉直下的走入另一紀元。這就是說，牠由個人主義的輸入，到了非個人主義的輸入。自然，這一非個人主義是一新的「合」，而不是從前舊的非個人主義——家族主義。……

五四運動的後期，可以說是這另一階段的空想階段。那時所介紹的東西，的確非常表面。這是一翻當時的文獻就可以知道的，用不着多說。

緊接着這一階段而來的是政治時期。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後，表現得非常顯著。其政治報紙，政治思想，政治運動，想不會有人忘記吧。那當然是不可忘記的。

自一九二八年以後，可說是走到科學的站次了。接連幾年的書店，翻譯，著作，在量方面是空前的，在質方面也是空前的。科學的理論著作，盛極一時。文藝也受很大的影響。所以就程度來說，是又普遍，又提高，而且又深入的。

（擇錄「二十世紀」，第一卷，第三期，葉青著「文化中前進一步的問題」）



編輯者——突進雜誌社  
 通信處——北平絨線胡同震東印書館  
 轉本社  
 訂購處——北平絨線胡同震東印書館  
 發行者——北平絨線胡同震東印書館  
 代售處——各地各大書局

歡迎直接訂閱

價 目 表	零 售	國 內	每册大洋一角	郵 費 加 一	每半月一期三月六期半年十二期
		國 外	每册三便士		
	訂 閱	國 內	三個月大洋五角		
		國 內	半年大洋九角		
	國 外	國 外	三個月一先令四便士		
		國 外	半年二先令六便士		